

新報文藝叢書之二

抗戰長篇小說



抗戰長篇小說

張恨水著

南京新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抗戰數年來之兒女悲喜劇

## 首都淪陷日之英雄鐵血錄

張恨水君  
偉大貢獻  
抗戰官場  
長篇小說

# 大江東去

新民報  
文藝叢  
書之三

全書二十餘萬言共計二十回  
有聲有色……可泣可歌

不日出版

張君以社會言情小說，馳名於世。抗戰以還，乃少此類作品。本書係描寫東瀛作戰時，一抗戰軍官家  
庭之變化。以兩軍官一少婦為其中主角。寫軍官則大義凜然，寫少婦則情深一往。寫亂世夫婦之悲歡離合  
。既無可捉摸，寫患難朋友之生死交情，亦慷慨動人。全篇描寫細膩，佈局變幻，決不減張君以往成名諸  
作。其中述及軍官守光華門一段，驚天地而泣鬼神，且為當年事實。而於敵軍殺人如麻，造虜人頭大慘案  
一節，筆者亦多方敘述，藉勉國人。凡此，吾人尤不當以平常社會言情小說視之也。本書原於二十八九年  
年，在香港報紙揭載。因當時英日未曾開戰，不易暢所欲言。現經張君從新改作，即將出版。特此預告。

857.7  
312.4-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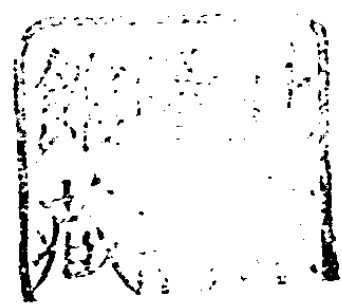
號碼: H113 608  
碼: 857.7/11.9/1

# 巷戰之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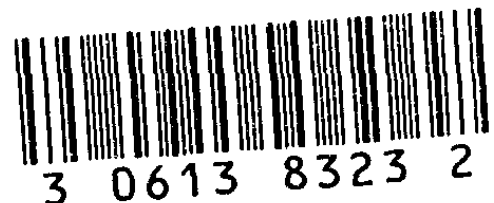
這部書的稿子，放在故紙堆中，是有相當的遙遠日子了。民二八年，友人請時時新報的青光，要我寫小說，我就寫了這個長篇，題目原來是衛鋒。次年上陽的前線日報轉載，我又改名為天津衛。前者是關於奉天的國難一節。後者是說保衛天津，而北方人叫天津，根據歷史的習慣，是叫天津衛的。附有雙岡之意。

抗戰以來，我雖也寫了幾篇軍事小說。但我不肯以老屋草廬的幻想為下筆，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或等於目擊者不多，我才取用為題材。因為不如此，營生寫戰事，會弄成過分的笑話。這篇小說的故事，是我一個朋友親行的經歷，他告訴我，這是天津將陷落時那正功勞的現象。我獲得頗多點滴未立的意味，就照故事，添加點染，成了一個長篇。生平對於寫稿，因為是每日的工作，用字十分謹慎，到不甚愛

巷戰之夜序



A389602



情，向來在報上雜誌上發表的東西，無論多少字，如無人主張出單行本，我就切了不管。這篇小說，也未能例外。只因三年來，總有人要轉載這篇小說，竟把這書全文，託人在報上抄了一份保存着。我原來是沒有出單行本的計劃的。

近來這方朋友，鼓勵我多拿稿出資。我因此寫手邊紙，拿出來翻閱一遍，覺得也還可讀。便改名為悲觀之徒以便出題。但因這一改，又感覺篇中故事，於春殿，於夜，未能發揮盡致。而結構平鋪直敘，似乎缺少些寫法。想來請編輯，就在全文之上，加了第一章與第十四章，替個一頭一尾。我不敢說甚麼新發明，彷彿這就多了點曲折。正如鑿山水的人，添一個斷橋，添一段精雲窟出，或者可令看畫的人，各有一點點趣味吧？

# 巷戰之夜目錄

- 一 週年紀念
- 二 高牆上的人潮
- 三 敵機之家
- 四 寒蟬之前夜
- 五 勸掃者之警悟
- 六 暴風雨將來時
- 七 流彈橫飛下
- 八 炸起了沖天炮的轟天
- 九 天津在被屠殺中

六 月十號

十一 國海，四比七十九

十二 臨海，四比七十九

十三 漢河。天津，四比七十九

十四 二週年紀念

# 巷戰之夜

著述者張恨水

## 一 週年紀念

太陽沉沒下去了，西邊天開，還有些紅暈。藍色的上燈，陸續的露出了星點。這正如日間休息層的  
毒藥健兒開始活動起來了。大別山脚下的小平原上，大樹圍繞着一所莊屋。遊擊健兒，穿過了四圍的  
樹林，在莊屋門口的打稻場上集合着。這稻場上並沒有別的聲音，只是稻場外的水塘，黑蛙像放着用缺  
口一般，不覺備平頭大合唱。它們不知道有戰爭，照常的唱着它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鑽出了雲  
片，在十丈高的大樹樹頭上，偷氣將水將與莊屋。在她這偷窺之下，不覺明亮的月光，照見了稻場上有  
幾十個人，成排坐在地而休息。除了蟬曲，依然沒有其他的聲音，可想到這些人的沉默。水聲裏的自衛  
在十丈高的大樹頭上，正談着清涼香。清香環繞在每個人的頭上。

「月夜渡江中，有人殺我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還是個教書先生，不覺得打架，更不覺得殺人。自從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馬路上巷戰之後，我換了一個身份，我練出了我全部的氣力，也練出了我全部的胆量。這個故事，我已經給各位說過好幾次了，無須我再說，但今晚上又值得再提一變的，便是今夜是個週年紀念。今夜是，我榮幸之夜。已經到這裏，接有一陣狂風。那天接應這「一變」之夜，是我自己選出來的，並不是天生的。人人得着機會，人人都可以去選個榮幸之夜。因此，今夜我想舉行個紀念，也就是給各位同志一個榮幸之夜的機會。為了去年今夜，我作了本縣遊擊支隊長，爲了今年今夜，領了明年今夜，也許各位的感謝，比我強的多呢。這又是一句謔語。

這位遊擊支隊長的演說完了，過了休息的時間，他強硬地喝喊了一聲「解散」。在橋場上坐着休息的遊擊隊員都站了起來，星月的光輝下，看見他們變行新裝。在他們隊伍面前，想對的並立了一個人，便是剛才說話的遊擊支隊長。他看了一看衆人便道：「現在準備出發！自天色暗明以來，我們有一個星期，沒有什麼戰鬥。敵人必以爲我們在月光之下，必不敢去襲擊他的隊本部。今晚我們分作兩隊進攻。五分隊長，帶三分隊攻河灘，正門。不必衝開他的鉄絲網，只是沿着河灘，你們在水田裏牽制了他。我們由裏面衝出寨門來的時候，奪了他們的武器，你們應該上去。我的任務，也



告誡他們的。隨後便身許淺灘，有一條淺溝直通到橋上，王伍升進貨店茶園裏水池子裏。這是我們去年作下的暗路，敵人大概還沒有發現。我們這個伏擊，就預備着戰時敵的一條退路。現在不然，要算着這條退路。今天晚上，我帶着一隊隊員八個人，由那溝裏去巷戰。衝進去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能不能衝得出來，就全靠你們在正面佯攻的人，引開他們對寨子裏的注意力。但是，我相信我們衝進去去的，一定還衝得出來的。他們藏在深溝淺窪子裏，也不過百十個人。我兼今夜，我拿鋤頭也敢去衝敵的敵人。今年今夜，各人有槍，有手榴彈，又是乘他冷不防，爲什麼不能請勝仗？同志們，大家努力。這一番言語，用不大高的聲調，在星月光下發出。大家是靜悄悄的聽着，但自人的心裏，却是像開水那樣沸騰。在十分鐘之內，大家準備妥當，各人肩上抗着槍，胸前掛着手榴彈。人成了單行，在小山崗子上的小路上走。月光照照了人的影子，一串地斜倒在地面上移動，水濕了的草鞋走着聲響，發着一些聲音，但在每個人肩上的槍枝，鋼鐵的光亮與天上的月光照着光輝，邊邊有點殺氣。八十分鐘的行走，發現稻田的平原上，橫湧着樹木房屋，一叢黑巍巍的影子，那正是源源鋪的寨子。於此這做突擊，在月光下站我路邊作了一個手勢，通知了在後引隊的王分隊全隊同志，立刻分隊開槍。大隊長所射的八個人，各開了木布路，將身子俯伏在兩尺高的稻稈裏，順了田埂，走向寨子後的溝溝去。這河溝的

寬五六尺寬，兩面海堤高而壁起，河床陷下去丈來深。淺淺的水，在平沙上流着，不過幾寸的深度。水在沙間，漸漸有聲。人由岸上，悄悄的溜到河裏，流水蹙着腳面，雖是有些冷冷的好聲。然而既聞稻田裏的青蛙，正湧起一般叫聲。比響響聲大多了。總支隊長第一個溜進河溝裏，當他看到水裏岸邊影射時，才將頭擡着天上月亮，那月亮在海堤兩條闊大的柳樹梢上，露出了半邊銀臉好像笑着對人說。放心去罷。古時看雲霞的野的稻田，在四邊的小田中間，搖動着三層層青浪，發出沙沙之聲。日本鬼子在道裏駐紮，連連沒有了農民，沒有了雞犬，因之沒有了村莊。只是故人未來以前，那農村的稻禾，却自然的生長。在大塊死死的墳墓中，十九人俯站在河溝裏。大家順了河床走。來到一所乾闕口下，兩岸接連了兩堆。重軍分支部長站定了脚輕輕的道：是這裏了。他分開了盛素，就發現了岸腳下一個掉面大的窟洞。將隨帶的手電筒照了照，聲音長得很厚，並無手腳印子。顯然是敵及不曾曉得。隨着燈光，一隻鑿子大的烏龜流亂着四處爬。支隊長向海外叫了叫聲隨我來，直背了肩上的槍，兩手並地，在洞裏隨着向前。他的手电筒，開了電門子插在腰間皮帶上，光射在洞洞底。反映着全洞有光，將後面十八個人，引着前進。這樣爬了百十步，洞壁的小石塊，變了大石塊，這是鑿子內腳脚下了。再進不遠，便是洞口。隨着手电筒，息了腰帶裏的手電筒。黑暗處的內前，已看到了一絲混濁的光影。他心房和血管都在跳。





有個人影向地舖站觀戰。這實在是不容再繼續了。支隊長將擲在手上的手榴彈，抄開蓋子，便丟了過去。這支隊連連擊，一連發火槍。接着第二下響，那機關槍的響聲就寂然了。隊長叫導士八名開槍，奔出地舖口，正好幾個交步槍的敵人，由人家屋裏搶上了大街。當面遇到，已無開槍的機會。彼此槍刀互為搏鬥。遊擊隊在絕對優勢之下，不到五分鐘，便將遭遇的敵兵，殺在亂刀之下。大家已是逼近寨門作戰，立刻將寨門開了。由三個弟兄們跑出去，將門外鉄絲網的門扯開了。一面將手榴彈在稻田裏打。着響。那在前面小路上進攻寨門的第二分隊，便飛跑了前來。支隊長帶了一部同志在寨門外各伏在人。家牆腳下或土櫃台子下，只等敵人前來。第二分隊擁進了寨門時，大家就趁機阻子去了，順了這機會，向前衝。敵在四圍寨牆下佈防的敵兵，雖聽到兩下手榴彈聲，在十幾分鐘內，他們還沒有得着遊擊隊衝進寨子的消息。及至第二分隊，由正面衝向前來，敵軍側面兩個哨兵，在軍牆上才發現了鐵絲網門已開，便連連將槍報警。因之遊擊隊衝進的，一半，因與敵兵遭遇。但敵兵並沒有動彈子，只其廟廟，而敵軍因這支隊放槍。支隊長見敵人將火線封鎖了去路，將着他們胆怯，不敢衝向前來。但行隔五七里，便有敵軍小隊駐守。這支槍聲響了許久，恐怕別處敵兵來救，這裏連不可多動的。因這頭來，向敵軍跟蹤時，同志們說了。這放火，弟兄們身上有帶着酒瓶子毀的煤油，這酒油在兩片舖的門板上，擦着



隊長笑說：月光下山，天亮了，我們快點回去。去年今夜，一場勝戰，是一場惡夢，今年今夜，不過開玩笑罷了。各位是安分的莊稼人，我是一個醫生，一年或幾個月的麻煩，我們把巷戰也看得很平常，我着敵人打。假使我們有飛機大炮，老早我們把敵人打落海裏去了。那分隊長道：報告隊長，我們今夜這一仗，雖沒有去年那一仗打得好，但是我們將來說給人聽罷，也是很風光的一件事呢。隊長哈哈一笑。這時，天慢慢變了灰色，殘星零落散在天上，月亮已不見了。他掏出表來，將手電照著看時，快四點半了。想到去年今夜此時，正夾了皮包，預備離開天津，而敵機已開始丟彈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報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許回到了天津吧？他昂頭四顧大別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邊天腳湧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別山俯伏着。自己的隊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時看來，彷彿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給敵人的那叢火，還是在遼遠的地上，向上冒着一團團的紅烟，也像很高興地恭祝他這個週年紀念。

讀者要知道這個紀念的本事嗎？下面就是：

巷戰之夜

一

週年紀念

10



## 二 車站上的人潮

強烈的電燈光圈，帶着一分慘目的意味。在那光圈的上層，密線點的星斗，將滿了暗空。月台上的樹，直挺挺的排班站着，沒有一片樹葉子在扇動。這些，都烘托着不氣不分的熱。大家都是這樣說，這二十年來，天津少有的炎熱。象徵着時局將有暴烈的變動。西車站的月台上，向來是沒有什麼旅客上下的，空蕩蕩的一片做地。現在呢，行李堆得像山堆一般，除了讓出幾條路，便于人走之外，一切都被行李所佔有。美觀的紅皮箱，雪亮的銅牌子包了椅角。印花的襪單，包着像大鼓一般的鋪蓋毯，尤其是鑲于腰上的綉盤，將藍面的絲綢，捲起了高過提柄，裏面的零碎物件，兀自要鑽出綉子來。不論這些東西當初是怎樣寶貴，現在是一齊亂丟在地上。行人像決了堤的洪流，由任何一條行李巷子裏奔出，一個跟着一個，向火車上跑去。而每一個火車門的所在，都有兩三名警察監視着，口裏高喊不要擠。那是自然的，後面的人只管湧了上前，前面的人實在站不住脚。在一羣人當中，一個中年男子左手抱了個兩

童的小孩，右手提着一隻阿籃，口裏連連喊着跟我來。跟在他後面的是一个少婦，兩手抱了一隻小提籃，箱子上還掛着一隻小提籃。在這中年人前到之處，憑了他的力氣，在人堆裏可以有些閃動。在這閃動的當兒，他領着婦孺，搶上了二等車箱。鑽到車箱子的時候，還有一半的位子空着。剛便在一個位子上將小孩子和東西放下，再看時，座位全滿了。就是自己所佔有的椅子，也有幾位旅客擁擠了過來，打算佔。於是這連大帶小立刻在這張椅子上坐下。全車箱裏，只見亂動的人和嘈雜的呼喚聲，已經坐在這椅子上的人，反是心裏慌亂。彼此相望，無話可說。這男子在衣袋裏摸出火柴與烟捲，慢慢的動作着，吸着烟，頭噴出一口來。那少婦始終是向窗外看着天津的街市，好像有着很大的依戀。回過頭來，向那男子道：錢存，我現在很後悔，不該買車票上車了。錢存道：爲什麼？她皺了眉道：我真不忍心離開華北。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再說，把你留在這裏，我又不放心。錢存笑道：你又把這說過上百遍的話，再說說起來了。你只管去，我一個人怎麼也好辦。萬一情形嚴重起來，我可以避到英租界去。她抓住了他的衣袖，搖撼着道：何必到嚴重的時候你才走。你趕着把家裏的東西搬到英租界去以後，你立刻就走。那些笨重東西，就留在這房子裏罷。錢存站點頭道：那也好。她道：不是那也好，你簡直就要那樣辦。錢存，你不要我耽心罷，你明天搬完東西，明天就住到英租界去。錢存看到他的笑

人，剛道眉毛鏡到了一處，只得答應着明天搬上租界去。送容的下車，快要開車了。月台上響起嗚嗚。競存站起來，向車子外面張望了一下，驚訝着道：什麼？就要開車了？首末末，路警輪着過來。：車子頂上都是人，不能停留了。送容的快下車。競存用手抱住孩子，在催轎角上親了一陣吻，很親愛的向他道：同你媽媽到南京去見大伯伯，乖乖的，別淘氣。說着，向她揮了一揮手道：再見。她望着那隻眼珠，說不出話來，競存就在一羣紛亂的男女當中，擁擠着下了車。剛剛登上月台，氣喘聲已繼續的響了起來，同時，車廂下的車輪子也慢慢的展動着。她回頭時，她的夫人向車子外的苦笑着，點了點頭。雖然遙遙的看到她嘴唇在張動着，然而西話人聲唧唧，像這河開了閘口似的，那裏還聽到些什麼。火車上每一個窗戶向前移展着，一剎那間，彼此已離開了視線。火車由一車，縮小至於一點，在軌道上終於不見了。烟肉吐出一條烏龍似的黑烟，繞着還留在這燈光。競存站在月台上，兀自呆板的向南望着。心想：她走了，越走遠是比較的可安全些。可是這樣分手，今生今世，還有能見面的日子嗎？前十分鐘，有愛妻，有愛子，這一個家庭的小小組合，還保持着。只是這十五分鐘的經過，一切消失了。新站日兵佔了，不能上車。老站日兵又佔了，不能上車。海西車站的交通，更能維持幾日？至於天津全市的交通，又能維持幾小時？這全不知道。天津的四週，不！連天空也在內，全有日本的武力包圍着。天津

市上的人，除了托庇租界的而外，全不知命在何時？在兩站送走了妻兒，也許就是在宿村未釘蓋哩的判那。他想到這裏，心裏實在凄楚的了不得。手按着衣襟，覺到衣袋有點響鼓鼓的，摸出裏面的東西來一看，正是同小兒子買的一個小橡皮人兒。臨走他要帶着，替他揣在衣袋裏。兒子玩的東西在手裏，與子可走遠了，手裏捏住了這個小橡皮人，只是來回的玩弄着。「就存發什麼呆？我看你站在這裏有三十分鐘了。」他回頭看時，同事的李子和站在身邊。因苦笑着道：「送太太走着。子和道：我也是呀。今天再要不走……說着，走近一步，低聲道：也許明天兩站有問題。那末，要到楊柳青去上車了。所以我不管太太同意不同意，今天強迫她走了。就存道：假如沒有這個孩子，我也不一定要她走，她跟着我當然可以改點事。子和又攔住他的手，迴頭望了一望，便低聲道：怎麼樣？你找到什麼秘密工作嗎？就存點頭道：當然有此心，但四處碰壁。其實，就是今天和太太一塊南下，也未嘗不可以。只是我有點難生之見，非到天津最後那一天，我不願走。我要看一個究竟。你為什麼不走？子和道：我怎樣去呢？太太僅僅帶走了一口箱子，和三個孩子。天津，我成立有十二年的家，我不忍就這樣丟了。你夫妻二人的書信也不少，你作何打算？就存道：隨便存到租界上朋友家裏去吧。但那也不能保險。子和裝着聽不聽也無意義。說存正想回答什麼，只見車站裏未會走進去的人，突然一陣響動，潮湧一般向車站外圍。

了去。一轉眼，手和己是不見。魏存鐵定不住，也跟着出站了，馬路上還零落的有人跑，但不十分緊張。有人叫道：胡搗亂，跑什麼？是膠皮車炸了車胎。魏存心裏就更感覺到天津空氣的惡劣，匆匆的回家了。

卷之三 二 嘉慶壬寅八月

九

### 三 散後之家

送別的人，那淒涼的情緒，不獨生在輪船碼頭火車站。應當是回到家之後，向屋子裏外，什麼物事，都是這樣，就是差着共同相處的那個人。就存對於這種情況開來的例外。他送別了他的夫人，回家之後，一進門看到凌亂的行李網，塞滿了東西的綢緞，除了字畫的簡賅，加上佈滿灰塵的桌椅，那一股不可言宣的酸楚意味，只管向心窩上襲擊着。他毫無目的地，進了他的書房，這裏一切未曾變動。他坐在寫字椅上，抽起烟捲來。心裏不知道想什麼，也不明白要想什麼，只管抽烟捲。抽完了一根，再換一捲抽一根。耳朵邊突然發生有一種吹吸的聲音，口號外，號外，號外，中日雙方議和的消息。正在想叫人買一分際看看罷，立刻聽到大門響，是家裏那位遠江沙泥出去通，樓下樓下着聲號外。一張光在，好幾口號和號外明次可以簽字。小馬由外頭一騎樓了進來，只手中提着一個寬平盤尺的號外。送到樓上。號外上，夾着第四根抽完了半截的烟捲，指着小馬笑說：你對家時局談比較還瞭解心經。小馬兩手提着手續

，瞪了兩眼望燈。就存將號外先拿草書了一通，再又仔細看了一遍。手上那根烟捲快完了，扔了它，將放在棹上的一盒烟捲拿起來。但彷彿覺得抽多了，把烟盒放下。小馬呆呆的站在棹子角邊，向他望着，問道：張先生，你看天津有事嗎？聽說麻劫打起來了。就存將紙烟盒在棹上連連敲了幾下。慢慢的道：大概今天晚上總沒有事，明天早些起來，幫劉媽把東西收拾起來。要走了，我自然帶你們一塊兒走了。你放心就是了。劉媽正在門外站着，不住的伸了頭向裏面張望。接嘴道：怎麼辦？張先生，我想轉道回北平去。就存道：胡說！你沒聽路北平四門都有日本兵堵着嗎？你飛過去。咚咚咚，一陣敲門聲，很是緊急，劉媽小馬全呆了，不敢作聲，那門越敲得厲害。就存走出來，用和軟的聲音問是誰。門外答道：是我呀，我姓陳，張先生回來了。就存道：小馬去開門罷。是開煤房裏陳老先生，別大驚小怪。小馬去開門，陳老先生隨着進來，人還在院子裏站着，先就哈吧着聲音道：張先生，外面消息怎麼樣？聽說中國便衣隊，今天晚上進攻海光寺。聽了這聲音，一個老頭子由燈光下伸進頭來。他穿了一件翻白色的藍紡綢短褂子，鬚生着一頭毛刺刺的斑白頭髮。眼睛上雖架着一副寬邊的圓眼鏡，並遮架不了他那滿臉的愁容，向就存有一層層的堆起臉上的皺紋，向下垂了兩唇角，苦笑道：我一點主意都沒有，怎辦？就存觀他坐，他並不坐，兩手舉起了那張號外，就着燈光，從頭到尾，仔細的看着。好像這張號外，有些



價值千金，兩手向懷裏抱住，揚了臉對着陳存問道：張先生，你看這號外的消息，能得住嗎？說着看了他那副難堪的樣子，不忍叫他十分失望，便笑道：大概還有幾分真。若是靠不住，報館裏也不放聲外。陳老先生道：今晚上海和界又鬧着激，別弄假成真才好。我說處坊已經發生衝突了，這話怎麼說着，用手摸摸上毛刺刺的頭髮。陳存道：陳先生，我倒要忠告你一句話，你家孩子太太們太多，應當先有個打算才好。陳老先生道：誰說不是？可是我內人，她捨不得這個家，脫情願同趙幾所房子一塊兒完。我存道：事情沒有什麼變動之時，誰不是抱了這樣一種思想。等到事勢危急，片刻都不能停留的時候，更想走，來不及了。陳老先生說：是的是的。我和他們商量商量去。他不住的點着頭，腳步聽了那頭點着的大數，匆匆的回家去了。我存聽着送他出門，走出了小胡同口，空蕩蕩的一條五馬路，只有直立的紅綠標上，山嵐及遠，望着像一掛巨星。燈光下照着馬路，沒有一點生動的影子。很久，三三兩兩拉着行李的人力車，有人步行眼着，悄悄的橫過馬路，穿入對過小胡同裏去。在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塊白布，反射到天空上，那是火車站。那裏是日軍兵已經佔領過一個星期的所在，不聽得到往來的喧嘩聲，也不聽得到汽笛聲，心裏覺着冷僻的空氣裏，含着細微的意味。天氣又異常的煩燥，半空裏熱密的閃着陽光，沒有一絲風，這也讓人感到是一種動盪的片時沉寂。但這個片時的寂寞，究竟是延誤了，他聽那



望，有兩處人家，門口停着大車，紛紛的向車上堆東西。又有人喊着：怎樣今天的報，還沒有送來，到大街上去買一分來聽聽罷。競存忍耐不住，也莫名其妙的走到門外來站着，鄰居進出，老遠的看見，老是皺眉問上一句話：「你打算怎樣？」競存也是照例的回答，看看情形再說罷。這樣在門口站了兩小時，也沒去收拾東西，也沒有到胡同口去作什麼，直待送報的把報送來了，這顆海闊天空的心，才有了歸宿。

00000000

11

00000000

0000

## 四 事變之前夜

報紙上所載的消息，和老百姓口裏所傳的消息，往往是同樣的。這幾日天津報紙上所載的，還是和平不會斷絕。而且條約的交關，說到日本方面所提的條件，天津當局，可以完全接受。就存將報看完，了心裏頭似乎得着一些安慰，又似乎得着一些預備，放下報，喫了一塊烟捲在嘴裏，不免在屋裏裏來轉達了幾個轉轉。小馬站在門外頭，伸頭向裏面望了好幾次，問道：張先生，東西收拾得差不離了，我們就搬上英國地庫嗎？就存笑道：你比我還急，咱們公着肚臍就搬家嗎？小馬走近了一步，瞪了兩眼，肉跳存望着，低聲道：聽說日本兵，今天駕了四五輛鐵甲車，還有兩輛坦克車，還有幾輛的，一大早就在市政府門前擺着隊伍。那情形，恨不得一下就把市裏政府去，大路上的老百姓都着亂跑，恐怕會來有事。就存道：沒事幹，你儘到胡同口上去站牆，聽了那些洋車夫的話，到家裏來，處自己嚇着自己。小馬道：有人隨見的，並不是話言。現在日本兵印着許多小太陽旗子，一天轉一箇，滿街裏，就是拿旗



街口，只有很少的人走路。法國兵，安南兵，英國武裝，十個八個的，排班在路邊站著。緊接是租界的邊境，沙包堆得人很高，在外面密密層的掛着鐵網絲。中國僕女偵探，不時的在街上攔住了行人，使他們兩手在人袴下撫摸。隨着沙包遠遠的看那巨租界地，兩邊夾立着的樓房，沒有人出入，也沒有新製的布匹。中間馬路上，更沒有一輛車子走過。僻靜的，有一輛塔克車在馬路橫角衝出來，車前兩個輪來那小鐵輪的斷聲左右快動。我在一面看，一面想，覺得這事情真不公。只得匆匆的趕回家去。上時進河北地段，那情形更是不同。除了每個崗位上站着三五個巡警，街上簡直沒有人。上午還有不斷的車子，拖着行李，現在連這一種路綫也沒有了，走到自己家門口，有一大部分人家，是大門緊閉，上鎖釘着鐵木條。有幾處門戶洞開的，却又在外面看到他們院子裏滿地堆着大小包件，却沒有一個人。僻靜那住小家的，還沒有多大的變動。在屋牆轉角的所在，兩三個人站在一處，囁囁的談話。看見人來，他們又悄悄散開了。胡同口上，向來是停着幾輛人力車的，這時只有兩輛車子，相對的停着，倒有四五個車夫，站在車子邊，七言八語的談話。看到我存過來，有個叫快嘴劉的，伸着尖下巴，向他笑道：「張先生，英國地回來，還是法國地回來？該存笑道：「你就知道我上租界來着嗎？我膽上也沒有貼着租界上手的護照。快嘴劉道：「我們這租界小子與你一條，算哪事。你們當先生的人，這不早早兒的在外國地弄

家，我存也只笑笑，沒有說什麼。在這些車夫背後，站着一個人，身穿白府綢的短褂子，手裏拿了一捲要約白摺扇，有一下沒有一下的扇着，那短褂子的出手，長過了手腕，在每次捲扇子之時，可以看到他的袖子，也微微的拂上一下。袖子形的臉，有兩撇短鬍子，活現着他那鎮定不驚的神氣。我存覺得他是恐怖氣派最安閑的一個人，倒不用得避看了他兩眼。他倒笑着點了兩下頭道：你打算怎麼辦？就你想想起來了，他是這附近的混混玉七爺。倒不可得罪他。便道：我們老百姓，手無寸鐵，有什麼辦法？到了本不得已的時候，當然是要離開這裏。他收起那捲着的摺扇，拍的一下，在手心裏打了一下響。隨着二話問道：這話對極了。老百姓手無寸鐵，有什麼法子？可是您說要搬離開這裏，那倒不必。說着，把扇子一伸，低了聲音道：真要有事的話，巡警還不是跑了一個光嗎？那時候，應當出來維持維持。我的笑話：我出來維持？笑話！我一個老百姓，維持什麼？那人道：您沒有懂到我的話，回頭我到您處細說說。您房東陳先生知道我，就存覺得他這話很有點危險，在他臉上掛着一分陰險笑容的當兒，向他鞠了個頭，自回家來。走到院子裏，房東陳老先生，帶了幾位上年紀的鄰居，跟着進來。那個玉七爺就在內。就存一四頭會到，便知道有事。因驢頭問道：各位有什麼事見教？屋子裏坐滿。陳老先生道：倒不必客氣。您聽，這些人全是走不了的。有人說我們給他們小小的維持會，先維持這幾條胡同的治安。還有



又代咱們向日本使館……就存錢向下一沉，瞪了眼道：什麼話？大家全打算當漢奸嗎？這地方總是在青天白日旗底下呢。陳老先生紅了臉，發楞站著。王七爺微微一笑，其餘的人也默不作聲。其中有個穿白鬍子的，穿了一件大襟的紫花布短褂子，鈕扣上掛著銀牙籤，右手大拇指上帶著漢玉班指，臉腮上透出紅暈，雖老却不現衰朽之氣，他一抱拳道：張先生，你先別急。誰也不願意作漢奸。只是大家聽著大禍臨頭，不能不想一個辦法。我也是不願意他們這主意的，讓他們拉著來和張先生商量商量。就存道：事情是很嚴重了，今天晚上怕真有事。各位多半是上了年紀的老前輩，萬一有事，恐怕跑不動。我想這個時候能搬走一點東西的話，就搬走吧？這兒離火車站很近，在附近開火，那是跑不了的。大家聽了這話，又是一楞。陳老先生對他呆望了很久，隨後才問道：既是這樣，張先生你自己打什麼主意呢？錢存道：我前昨兩天，就同陳先生說過了，搬完了東西我就走。無奈這等碎東西，實在太多，今天總走不了。大概有明天一天，可以結束了。陳老先生抱了拳頭，向他連拱了兩下手道：張先生，您著是緊走的話，務必帶著我一塊兒。說時，歪了頸子，把頭靠肩膀上，透出那無精打彩的樣子。錢存道：這一對迷途的老山羊，很是可憐，極力的答應帶他們走，他們才分散了。日子在茫無頭緒的情景中，是最容易把時光混過的，客人散了，已經是五點多鐘了。天色正有些陰沉，屋頂上抹著一片血色的朝暈。

表示着凄慘的時間，山裏已來到。在緊靠着馬路的胡同，不聽到一點車馬聲，也不聽到一點山風的呼喚聲，這不會到深夜時候，就睡在深夜一般的靜止了。但偶然也會聽到一種吱吱的皮鞋聲，在馬路邊經過，料想着是軟排保安隊，由這裏過去。爲了這原因，在屋子裏說話的聲音，也都低聲了。在屋頂的陽光，由紅紅色變成了灰色。屋子外面，更暗了。一點聲音，很久很久，再聽不到隔鄰大家細細的說話聲。在裏面也感到坐立有些不安。只管取烟捲吸。自己覺得精神有些不振，便走回胡同裏，要動身去裏面裏面。脚步只是腳踏在大街上，便感到事情出乎意料，到有兩家店裏，完全閉了門。正在躊躇着，兩個巡警制服的巡警，各拿上了刺刀的槍，由人家屋簷下鑽了出來，有一個問道：幹嗎的？又說：這是我家裏，我住在這裏的，出門買東西來了。一個巡警道：張先生，我認得你，你就住在這胡同裏的，快回去罷。公雞報起，就特別戒嚴了。聽得他不再說什麼，悄悄的轉身回家了。這時，不聽得到叫號聲外的聲音，也不聽得到叫號聲外的聲音，每晚黃昏時候，並聽到的一點新刺激，這時也沒有了。聽得背了兩手，只覺着身子裏面來去。抬頭看着天色，雲層密布的佈着，有幾點零落的星星。在暗空裏不住的閃爍，也不閃爍。第二天，睡在屋簷下藤椅上，不斷的打呼。胡同外面，有好幾聲水坑，在這一片大雨之後，處處都是滿溝的。青鞋在自由的環境裏，地地踏踏，唱着夏之夜的短歌。這是不過不大理解的，反過來，這

津的今夜，是多麼沉寂？人的聲音退出了宇宙，却讓這蛙聲來佔領了。八點鐘，劉媽作好了晚飯菜，她到書房裏棹上，在棹子旁邊，放了一把小小的錫壺。魏存笑道：還預備了酒？劉媽，你替我壯着胆子呢。劉媽站在棹子邊，只是微笑。魏存看棹上，有一碟黃瓜拌粉皮，一碟雪裏紅炒豆腐干，一碟鹹鴨，一大碗火腿白菜湯。笑道：吃得這樣好，幹什麼？劉媽笑道：剩着鹹鴨和火腿，再要不吃……魏存點頭道：對！什麼都犯不上留着。劉媽取過高脚玻璃杯，斟上一杯白酒，放在他面前。魏存道：你也去和小鳥吃飯，不用管我，我慢慢的喝着。劉媽果然走了，魏存端了杯子，眼睛只管向屋子四週打量着。書架子上不會收起的那些書，牆上掛的字畫，甚至乎棹上放的銀紙的小石獅子，全都看上兩三分鐘。電燈發出慘白的光，在沒有聲音的環境裏，讓人說不出是淒涼，是悲痛，或者是恐怖？情絲毫無所主的時候，只管喝着，並不感到醉意。喝了大半壺酒的時候，不鳴汽笛的火車，由遠而近，嘩啦啦的響着。以後，這聲音，又由近而遠。這車聲過去，兩隻耳朵又像聾了。但不久，火車再鳴過去。於是由此開始，火車不斷的響着，想象到這火車是怎樣的在黑夜裏奔馳？火車上裝着什麼？新站老站，在日兵佔據之下，在幹着什麼？夜儘管沒有一點變動，這情形是更嚴肅了。「不能喝醉呀！」魏存突然醒過來，推杯而起。

卷之二

四

卷之二

卷之二

## 五 動搖者之窘相

這樣寂寞恐怖的一夜，在昏昏的醉意中，又過去了。當雞在醒來時，不知道怎樣的，身子會顫在籬上。睜開眼來，窗子外的天空，變着魚肚色，却聽到嘩嘩的響聲，在屋頂上響着。在兩年以來，天津的市空，就常常翔着日本飛機，這聲音已聽慣了，倒不覺得有什麼奇異。尤其七月七日以後，天天都有日本飛機掠過上空，似乎是尋常舉動了。但有一日，這時的飛機極響，特別沉着，幾乎震動了全個市空，連屋子裏的玻璃窗戶，也受到空氣的磨擦，咯吱咯吱有聲。就存疑不說出什麼來，但也不能睡穩，耐下去。他就跑到院子裏來，向天空上看去。這無怪空氣是像熱氣那樣滾燙，懸在空中，帶着紅水，像雲的飛機，一個三個，列着品字形，東西南北，全有一組或兩組，轉了圈子盤旋着。當機身稍微偏側一點的時候，飛機上坐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那自然是絕對不願落到地面上有人射擊的。就存疑了有什麼危險，那飛機也不會飛走。自言自語的道：「好！日本飛機！好！日本飛機！好！日本飛機！」









生，您政界上熟朋友很多，他們總是在法國地國民飯店，進進出出的。你到那裏去打聽打聽，就可以知道真消息。魏存道：打聽出來了又怎麼樣？陳老先生道：咱們這前前後後幾條胡同，也可組個自治會。別以為這就是漢奸。有個自治會，中國地軍隊退了，咱們也可以自己照應自己，免得地痞流氓出來打搶。魏存淡笑一聲，逕自走了。三小時以後，魏存由英法兩租界回來，所得的印象，是漢奸遍地，官無顧慮。相反的却又重心數慨，力求一戰。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怎樣觀察，也聽下着一個和衷的結論。但回到河北時，出乎意外的，却是大街上的鋪子，十之八九是照常開了門營業，零落了兩天的人力車，也有往日一爭的數目，在街上來往，偶然還有一輛破舊的汽車，拖起地面上的灰塵。有兩三尺高，就會跑過去。車頭上插着一尺見方的十字旗，車裏坐着白鬍子的老人，穿了三十年前流行的半截長衫。在五馬路的對面，輝煌着一幢五層的高大洋樓，那是鐵路旁的紗廠，屋頂上飄蕩了一面太陽旗，中街上人來往，並沒有誰注意到這個。胡同口上，歇了一挑子大西瓜，七八個瘦女人圍着講價。自己正要走進胡同的時候，一個賣切糕的，推着獨輪車子出來。在車子上的那塊木板，白布蓋了小牛頭，布外散着三四十個大銅子兒。魏存道：笨重的兩仄不見，你又上街了。賣切糕的嘆了口氣道：什麼怪子呢？我們是一天不幹，一天就得餓餓。天天成睡，若是不作着一點生意，日本不來，也許先就餓死了。故鄉的小王子

，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將人力車倒放在胡同口裏，人坐在脚踏上，前後斜躺在車子裏，笑臉如三三大枚切糕。吃得飽吃，樂得樂，小日本大概也不合和咱拉膠皮車的人作對。魏存道：小三子，你不怕亡國？他咧一撇嘴：亡了國新鞋。我還有我的車。魏存道：看了這些，心裏是怎麼的？許多事都三最奇怪的，便是陳老先生家的兩位少奶奶，瘋子也大起來，前不帶後自下午初作的功，也教他可，滿站在門口整街。他們是純北方式的舊物婦女，儘管彼此十分熟悉，見面並不說話。只在那裏弄弄弄弄的眼光，向人看齊而已。今天老遠的跑到魏存道來，一直目送他走回家去，許他在他身上，可以物割出許多和平希望。魏存道進大門，就聽到身後好幾個人咕囁着道：去問問罷，魏先生回來了。裏面這似乎很鎮定也許是麻木一點了。但一忽到和平有多少希望呢？立刻會想起來。魏存道少奶奶如此，魏

魏存道是天津的市民也如此。

## 六 暴風雨將來時

還是七月二十八日的下午，決然是七點鐘戒嚴。當馬路上斷絕行人的時候，天色還沒有黑呢，好在昨天也是如此。大家已是經過一度緊張生活的，不十分覺得可怕。胡同裏頭左右街坊，還是悄悄的關着門，彼此拉着談話。平常在十條胡同裏的鄰居，見着面頭也不點。現在全胡同裏人，跑得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大家就燦然的親熱起來。鄰居們都爲了陳老先生推重魏存，大家陸陸續續到張家找魏存問消息。其實也知道魏存與中日軍事當局，並無關係。但大家總以爲聽了他的推測之詞，也比較有頭緒一點。及至魏存說到時局險惡戰事大概難免，各人都很懊喪地，帶了這消息回去。魏存覺得這話直說，未免過於掃人家的興，最後幾個人來問，便折衷兩句道：時局當然險惡到了一部分，能走的人，最好馬上就離。但鎮和運動，始終有人在奔走。聽了這話的人，又反響着道：到了這個時候，現鎮和嗎？魏存聽着這話，你們全要聽鎮和的消息，就是魏存告訴你們了，你們又說聽不到。魏存知道這話，想又何必多言。由是

到八點鐘，差不多有十個人來換消息，就存覺得是不捕獲的一種與那靈，因此下了竹籬子，這靈靈，一人在書房裏枯坐。告訴小馬關上大門。再有人來，就說已經早睡了。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像靈靈子裏頭想寫的，但是感到自己需要一些時候極端的清靜，因之，斜靠了書檯，向窗外的天空看幾出神，見那繁密的星點，空堆的照臨着，想清明日又是更晴的天氣。在南京的人，也許還邀着男女朋友在玄武湖裏盪着遊船。我到了南京了，正和兄嫂們在院子裏談話，說着天津的情形。北平城外，又在開着火吧？二十九軍的兵士，在高梁地裏，黑黢黢的向前撲。天津，南京，北平，還有其他的所在，都在這成濛的星光下，而環境是斷斷的不同。宇宙真是一個謎。想清出神，眼睛也只管向天上去。忽然幾道白光，向天空斜斜交叉的照耀着。有時掠過這裏的屋頂，連屋頂上閃着一隻貓都可以看見，濛濛的靜的夜裏，看到這種白光，那是更添了一種肅殺之氣。鏡存也是正向着天空幻想，想把自己的幻想，更得着一個結論。却聽到斷斷續續的有人敲着門。小馬在院子裏問道：誰？張先生睡覺了。外面有人答道：小馬你快開門。我有要緊的事，同張先生商量。小馬道：是馬上要走嗎？陳老先生，你想明白了。他道：不，我有好消息報告。小馬聽說是好消息，禁不住就來開門。隨着陳老先生進來，一面叫道：張先生，有好消息了。鏡存只好迎到院子裏來，笑道：這樣子，老先生你簡直一夕數驚。我着你想破一點，明天

一美兒同我離開河北籍。陳老先生道：我想可以逢凶化吉了。剛才我邀着胡同口上孫先生卜了卦，卦上還說，今天戌初有點小驚動，現在日本人打着探照燈，不過聽明了嗎？孫老先生的眼很靈的。魏存笑道：老先生就是來報告這消息的，陳老先生道：我也聽過牙酸數，全是上上的卦。我親戚報告保安縣今晚撤退的話，大概不會錯。魏存不看他是一位老人家，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出大門去。正呆着還沒有回答，黑暗中有人叫了一聲馬二哥。小二道：楊老七，這時候外邊來啦。星光下，魏存看到一個打了赤膊，肩膀上搭着一件短褂子的人。他聲音，知道他是胡同口常停着車子的車夫。便道：早就戒嚴了，你們還是亂闖，仔細警察捉了你去當漢奸。楊老七道：沒關係。槍斃了免得在世上活受罪。我來無別的。明天張先生要送東西到英國地，交給我辦罷。小三子道：小子亂搶生意，明天不能再要他拉。魏存道：你們這些拉膠皮車的，太沒有義氣。現在什麼時候了，還這樣鬧意見。楊老七道：張先生，你明天別讓他拉，他要是拉了，我用拳頭和他算帳。說畢，一路囑咐着去了。陳老先生一邊聽着，沉靜了一會突然問道：張先生，你看今天晚上沒事嗎？這探照燈，今天晚上照得邪行。魏存抬起頭來，向天空四週望望着，魏存笑道：這樣說起來，孫先生的卦，老先生的牙酸數，還是靠不住。小三子道：老先生說得好消息來，我喜歡得什麼似的。結果，您還是來同我們張先生

。陳老先生道：小兄弟你知道什麼？人到急了的時候，只有宿命。若是比命更有可信的，當然信那個。

……他的聲音，有些發啞，這就拱了手笑道：老先生，你回去休息罷。明天好早一點兒起來，作一個病發。陳老先生緩緩的走着，走到了大門口，却又回轉身來叫了一聲張先生。魏存因他叫得響亮，以為他又有什麼新的發現了，就搶上一步來問話。老先生對存說某某的對立着，約莫有五分鍾之久，沒有說到話來。魏存倒忍不住了，笑道：老先生覺得怎麼樣？陳老先生道：我多少覺得怎麼樣就好了。您明天早上一準走嗎？魏存道：那還要看形勢。因為我還有一部分事情，沒有收拾起來。非萬不得已，我也捨不得犧牲。但實在的說，也不會快過明天的。請您明天早上到這裏來罷。陳老先生嘆了一口氣，搖着頭回去了。劉通在身後插言道：張先生，我給您端了一把椅子出來，您在院子裏曬曬兒。收拾東西，送東西。這大熱天，您就够累的了。這些昏頭腦似的街坊，沒事，儘向這裏來打聽消息，還要又不是報館。張先生，請一會兒罷。給您熬了燕豆稀飯，現在涼着。魏存道：你們吃罷，我先睡一會兒。劉通道：稀飯熬的多着呢，有一大鍋。魏存也沒理會他的話，在院子裏藤椅上躺下。隱隱是九點多鐘了。天裏忽然滾滾有一點風，無窮的墨點裏，有雙眼更大的星星，不時閃爍着，這更發覺到天裏加重的驟雨。驟雨和昨晚一樣，除了偶爾可以聽到火車跑過去的聲音以外，又是一切都沉沒過去。



就存道：別亂，先鎮定一點，亂也是無用。這陣。槍聲已響大起，樓樓拍拍之間，還轟隆一下，又轟隆一下，響過了大砲。就存道：劉媽，你怎麼了？老坐在地上。劉媽道：我忘了下台階落在地面上，沒什麼關係。小馬在大門洞子裏道：這槍聲越來越響了，好像這五馬路口就有事。就存道：你老在那裏站什麼？日本兵打來，衝上大門，就擋得住嗎？小馬道：我怕條腿，有點兒發軟。劉媽帶着凄慘的哭聲道：誰說不是呢？我心裏只說。她說時兩手扶了冷階。爬到屏風下柱子邊，抓着柱子站起來。就存道：你要害怕的話，扶我涼棚，請在階下，然後上回牆。劉媽道：也不見得就死在這神壇頂上。就存道：那我也不敢保險。小馬怎麼了？這時，走到大門洞子裏時，他倒還活着，說實行了，一堵牆兒似的，躺在牆內裏地上。就存笑道：你若是醒來了的話，就這樣滑着也好。再回到院子裏來，却見到劉媽在屋簷下向天空磕頭，口裏念念有詞，收汗巾纏繞幾聲響。天空裏有幾聲響的響，嗚嗚的說聲。就存發生了一種新的感覺，倒站在那裏發呆了。



## 七 流彈橫飛下

魏存在這兩個星期之中，時時惴惴，誰在爲天津打算，究竟會不會有戰事呢？現在這個砲聲打發了，到底是不免流血。但流血是很容易的事，流血之後是不是換得一點價值，這就太沒有把握！只看胡問寒的補坊，老早就預備着順民。只看那些下層階級的人還是愁着每日的衣食。只看自己家裏這兩位傭工，女人在求親托眷，小伙子拿身體去抵上大門。若是該個民族性，卻不外乎這一些，那就大事去矣。他這樣想着，竟是忘了天空裏在響大砲。只是站在院子中間出神。劉媽舞罷了薩善，已是坐在階沿上，問道：張先生，您這是怎麼了？還是我個地方躲避。您瞧，這子彈直在個頂上飛。魏存道才走到屋子裏來，問道：劉媽，你到廚房裏去燒一點水罷，這樣子，今晚是不用打算睡覺的了。你現在睡不穩了麼？劉媽道：不要緊，我活了五十歲，沒有作過一件虧心的事，命裏也不應當這樣死。再說，在巷的裏邊，您裏面睡定了沒有這一炮，魏媽是睡不下了。我嚇醒了，一點也不害怕，您還敢再睡麼？去。說着，魏





某處轉到馬路上去，要給那英國鬼的坐椅騎馬。就有這：總怕不能騎走。若是可以送去的話，便  
 無效等。說道：我帶着這書，就沒事。就有叫聲等。我到廚房裏去，把那盆的某書，放在一個  
 籃裏，又帶了幾塊餛飩，小馬路來，你別說這不難，籃子拿到馬路上去。咱們的命，一擲  
 我認去，您也就罷去。小馬路，路窄，一棍門打來，因這：那我拾錢。錢存笑道：你就拾後頭屋  
 回來的時候，拾錢更危險。小馬路：我還是拾前頭。錢存笑着，和錢拾出了大門。兵先拿書，書  
 一碗菜豆湯站着喝過。吸了一口，表示贊美。笑道：老舍，你把這菜豆湯送出來，真是雪裏送炭，他放  
 下碗到籃子裏，在引着路，低聲笑道：你見着咱李排長，你別說咱先喝了一碗，我實在渴得復。錢存道：  
 我不說就是。其時老百姓看到老舍的打仗，自己懶懶把東西送給老舍吃，這也不算犯軍規。兵道：不  
 總以不認爲妙。錢存笑着答應了。這時電燈全滅，馬路在昏暗中，越顯空蕩。在胡同口上，騎着一  
 輛大卡車，上面並沒有什麼，似乎是運清兵士來的。繞過了卡車，就看到對面過小胡同口上，有個  
 人出來，攔着喊住了馬路，這邊的兵答應過了，又告訴他是送菜豆湯的。他道：你們別全喝完了，給  
 我留下一碗。錢存道：老舍，你若是聽不聞這兒，你就喝一碗，碗現成。說着，放下籃子，給一  
 碗。他左手抱着槍，右手端過去，仰着脖子，連氣也沒喘一下，咕嚕一陣，把空碗送了回來。

道：我沒帶出來是胡適送我的，就拿送到肚子裏去了。魏存道：那末，您還喝一碗酒。他道：呵！別！別。馬路口，咱還有好些個人呢。魏存說了他一壁真義氣，拾了筐子順馬路邊走去。那大兵先跑過去報信了，然後再跑回來，迎著魏存過去。在五馬路口上，離魏存家不到一千米，原就堆着沙包，設下防禦的。在那沙包上面，架着一挺機關槍，另有十來個兵，全拿了步槍，在沙包前站着，隨了那引路兵的後面，有一個提筐子的人走了過來，突然站定，向他敬着軍禮。魏存放下筐子，立刻說不敢當。兵道：這位先生，這是我們李排長。魏存道：排長，辛苦了。起者各位一定渴口渴，拾了一甌菜豆湯給諸位老總湯。李排長道：多謝多謝。有道是養兵千日，用其一朝。我們軍人，平常吃喝着老百姓，國難來了，我們打仗是本分。算得什麼。李得標，來，把這盆菜豆湯你們拾過去喝。黑暗中，就有人把湯盆拾到沙包下去。隨着有人送上一輪車李排長。他就站在路上喝着，和魏存談話。魏存道：排長沒有遭遇到敵人嗎？李排長道：我們走鐵道上繞過來的，遇到幾個日本鬼子，把他們全給幹了。這附近道新站又通紗廠，怕鬼子出這裏穿過去。每條路白上，都有人把守着的。老鄉，你們老早怎不搬家？這裏是火線上。魏存道：我們沒想到今天會動起來的？李排長端起碗來，早是把那碗湯水，完全喝光了。這就將筐子裏動着那裏的幾粒穀類與黑豆，三兩扒着，將碗放下來。搗了兩碗粥道：想不到今天動手嗎？若是

使着我們的意思，早就該動手了。無奈我總上司，左一道公事，右一個電話，總教我們忍耐着。小馬攔着道：排長，我們家就在那前園胡圈裏，不緊要嗎？說時，他抬起手向馬路那頭指去。李排長笑道：你胡說。我們在你們胡同口上守着，你胡同口上就是火線。小馬沒作聲，把放在地面上的門扛拿起，抗在肩頭上。問道：各位老總喝完了沒有？有人答應着喝完了，小馬過去，把樹籃穿在門扛上，一肩抗着走過來低聲道：張先生，咱們走吧，這是人家打仗的地方，咱們別在這兒打擾。李排長將碗筷送到網籃裏點着頭道：對了，你們走罷。魏存道，李排長，我家住在五號門牌。弟兄們要茶要水的，只管派人來取。祝你全軍勝利。談完了，再掉轉身來，已看不到小馬。在這兒十分嚴重的警戒線裏面，當然不能放大嗓子喊人，也就只得順着馬路繞人家牆腳下向家裏走，看到到胡同口上了，就是噓的一聲，不知是那雲來的一顆子彈，由頭頂上穿過。魏存却也有些愕然，正站定了脚四週看去，不想勢勢拍拍拍響亂起。那頭上飛過的子彈，噓噓噓噓，在兇惡的雲霄裏發着凄慘的哭泣聲。魏存看着自己家門，邊隔了一條長胡同，以兩個家去，却有粗的槍聲，眼前正是那輛大卡車擋住了路，繞過卡車，但是馬路中心，危險性更大。只好把身子一躍滑到卡車底下去。在卡車下面向外張望，只見馬路當中卜卜作響，被子彈碰響的碎石和沙子，直沖到卡車上來，沙沙有聲。再過前面那守禦線的所在，只斷斷續續的放出槍去，並

不怎樣積極。這樣總有二三十分鐘，於是那批殺傷極烈的強盜來。在機關槍響之後，很激昂的聲音一陣喊叫着殺，立刻槍聲人聲全止，競存先還沒說出個究竟，眼着然後停槍，這正是我仍的軍隊，衝出了防禦物，與敵人短兵相接了。萬一不好，敵人就可以到面前來。半空裏已沒有了幾顆的子彈，還等什麼？因之就在卡車底下，鑽到胡同口裏面去，到了人家牆脚，一陣狂奔着跑到了自己的門口。大門半掩着，小馬已迎出來了。他道：張先生回來了，好極好極，劉媽正抱怨着我呢。我守在這兒沒敢進去。競存道：快關上大門罷。馬路上已經開了火很久。敵着門也許會讓人衝進來。小馬聽說。砰砰蓬蓬，將門關得亂響。劉媽哆嗦着走到院子裏，顫聲問道：張先生，你回來啦？剛才這一陣槍子亂飛，怕死人，您在那兒躲着？小馬這孩子，太不懂事。你馬先生出去，你一個人先逃回來。競存道：不要緊。不要緊。要是像你們這樣說，響着槍聲的地方，凡人都會受傷，那戰場上還會有完人嗎？一言未了，咚的一聲，小馬在大門洞裏喊起來道，哎呀，我腿斷了。終於是出了亂子，競存劉媽都嚇得心房亂跳。

卷之七

七

NO



## 八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

天際裏的亂砲聲，又是近近遠遠的響着。小馬這一聲喊叫。來得非常之猛，教藏存不能不相信他是受了傷。不顧危險，立刻跑到大門洞子裏來。見小馬蹲在地上並不作聲。藏存也就蹲到地上來，伸頭窺視問道：你是那隻眼受了傷？怎麼打斷的？小馬道：打的是右腿。藏存道：我瞧瞧，斷到什麼處，小馬道：我手上拿着呢？藏存道：什麼？整個兒斷下來了嗎？你痛不痛？小馬道：這還不痛嗎？藏存道：這糟了！來，我背到屋子裏去躺躺着，先找點東西來糊上。說着，就伸手來摸他。小馬閃着身子道：休息了這般久，我滿過來了，扶着纔我能走進去。藏存道：一條腿能走路嗎？還是你痛得麻木了，神經失了知覺。等一會你神經恢復了感覺，你腫着個，你會痛得叫爹叫娘的。還是我來熱着你，沒有錯。正說着，劉媽拿了一枚洋燭，頭顱碗的來了。口裏還道：這孩子是怎樣弄的，會把腿給打折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擰了眼，將燭光向小馬身邊照了來。見他褲腿兩隻膝蓋來，便道：你兩隻腳不是好好兒的麼





底下。劉媽道：劉媽嗎？小馬道：我會炸了，炸進劉床底下去。現在飛機不扔炸彈了嗎？他這時，剛拿膠在地板上將半截身子伸出線回來。魏存笑道：你要是害怕，你就在那裏躲着罷。說着，再到劉媽屋子裏去。他倒沒有躺在床底下，將一床被沒顧沒顧蓋着，橫躺在床上。魏存笑道：快把被掀掉。劉媽大熱天，炸彈不炸死，倒會讓棉被悶死。劉媽將被一掀坐起來，額角上汗珠子雨一般的滴下來。兩眼發直望了魏存。魏存笑道：小馬叫你躲到床底下去，爲什麼你這樣在床上躺着？劉媽道：我以為是躺在床底下呢。魏存道：你鎮定一點，不用太害怕了。現在到了這生死關頭，害怕也是無用。人越怕越糊塗。倒不如定住了神，還可以死裏求生，想一條出路。劉媽道：這話也說得是。本來我是沒有打算躲着的，架不住小馬直催我。魏存道：現在飛機沒有來了，你到外面來坐着，讓我到胡同外面去看看情形。劉媽站起來道：嗚！你可別去，昨天晚上不也是把馬斷住游，差一點兒回來不了嗎？魏存道：仗也不能老在那裏打。我要是不出去應應路線，咱們要逃走，知道向那兒跑？劉媽道：這樣說，你就去一趟罷。怎多加小心。魏存也沒理會她，自開了大門走出來。還沒有出胡同口，聽到後面有人說：是張先生，是張先生。魏存回頭看時，陳老先生帶着兩個兒子站在胡同中心。還不會向他打招呼，三人已經追到面前來了。陳老先生穿了兒子的長袖汗衫，衣服人瘦全不相稱，挺大的領圍子，連兩排胸骨，全拱了出來。紅着

兩隻胳膊，頭彷彿是凹了下去。眼睛也腫成一對肉窪，鬚骨是格外的撐起，這就映得他鬚根兩三寸長的鬚髮盡黃，也越發的焦黃了。魏存陪笑道：老先生受驚了。老先生兩手互抱齊，把拳頭連拱了兩下。搖搖頭道：實受不了。我們一家人，女的哭男的歎氣，一點兒主意沒有。剛才聽到張先生家裏大門響，我們趕着開門出來，要向張先生請教，您瞧我這一大家子人，男女老少一十三口……他哽咽着說不下去。將右手抓住汗衫裏袖頭子，去揉擦眼睛。汗衫的胸襟上，早是滴了好幾點淚水，魏存看到，老大不過意，便笑道：老先生，您只放心。我還有辦法離開天津，一定替您想個辦法。陳老先生聽說，拖着兩隻拳頭，只管作揖。魏存道：老先生，您請回去罷，外面危險。陳老先生道：我也願意跟着張先生到外面躲藏去。老早就看好了路子，將來也好逃走。說着，和魏存一塊兒走出胡同口。看那大馬路時，家家緊關了門，固然是和離兩三天一樣，今天更奇怪的，却是前兩天在馬路中心站的警察，是絕無僅有的生物，現在也不見了。空蕩蕩的這裏就是一條死過去了的馬路。東面和北面，有好幾處火餓，黑烟直沖半空，在大廳房屋。陳老先生搖了兩下頭道：想不到兩天功夫，把一個花花世界的天津，糟塌到了這種樣子。魏存走到街心，四週看看，只有馬路邊睡着一條狗，在轉身上，流出很多血，好像是中了流彈的。此外沒有一點戰爭的痕跡。昨天晚上，那樣猛烈的衝刺，彷彿在屋子前後，也已經開了火。現在這

這的地方，雖然薄一陣一陣的槍炮聲傳來，但是已不感到怎樣可怕。不過鼻子裏，時時嗅到硫磺味。這人有些特別的感情。便向陳老先生道：「昨天晚上，這馬路上就開轟火的，雖是沒有什麼痕跡。這光景，戰時氣味也够濃厚。前面堆着沙包就是我們的防線了，他們一塊兒應應去。假若有受傷的士兵，咱們也可以盡盡力量。說着話，信步走向前。還不到那堆沙包前馬路上，飛了一片浮沙，在過去不到一丈的地方，路面上即下去一個兩三丈深的窟窿。便道：「呵！怪不得有兩下炸彈非常之響。這個地方，他們也費下一顆炸彈了。您看這塊大碎石，砸在人身上，那還有了命？說時他彎腰在地上撿起一片尺多長，三四寸寬的鐵板來。陳老先生扯着他的衣服道：「聽！聽！飛機來了，走罷。藏存看時，在市區西角，有四架飛機繞着，雙子機繞着繞着。有一股黑煙，像捲起的大海狂潮猛烈向天上射去。早上的太陽，被雲遮掩着，半空裏陰陰陰。在半空裏響着的黑煙還繞繞着，這新的黑煙更沖了起來。那硫磺味也隨着濃厚，線附近人家放過了爆竹。老先生又道：「張先生，別只管看火了，飛機來了。他不能再等飛機，向回家路上先跑。就存看時，有兩架飛機，由西飛到南邊去，轉過頭，正向這裏飛。便喊道：「別亂聽，按着飛機繞着繞着。老先生聽着飛機繞着繞着，右手扶了一隻椅子左手扶着欄杆。右腳穿鞋，左腳光着。兩隻手裏拿着沙包，及的響着，心裏想：飛機繞着繞着，不能怕的。天上飛着飛機，繞着繞着，呼的一聲，兩架飛機

，由頭上飛過來，直撲到對面十字街口去。大家雖然心裏害怕，可是飛機這樣的槍子過來，它到底要作出一些什麼事來，也禁不住想了飛機馬子看去。這就看到每架飛機上，全有兩個筒形的影子，向人家屋頭上落下。轟隆一聲，便是一陣黑烟沖霄而起，突然一陣大風，向人猛撲了來。接連着有幾下轟隆之聲，便有幾陣黑烟沖起，便有幾陣大風。隨了這黑烟，屋頂上冒出火光。同時，也不知人是由那裏來的，一大羣像衝到了竹籬的鴨子一樣，顛頭倒在馬路上亂跑。大人們裏亂喊，小孩子口裏亂哭，向馬路這邊直擁過來。剛才動炸彈的飛機，本是向對面直沖過去的，炸彈扔下，飛機也就去遠了。不想它身子一轉，斜了大半個圈子，又飛到了十字街口。逃地的老百姓，剛喘過一口氣，一見飛機來了，繼續再跑。不但跑到了馬路中心的人，又跌又撞的走，而且兩旁關門閉戶的人家，三三五五吐出人來加入馬路當中這一羣逃命的難民裏去，於是馬路當中的這一羣人，就像被狂風吹動了的海水一般，向前直湧。有的身子走得虛了，倒在地上，後面跟的一羣，便一齊被絆着倒了下去。這時街上的秩序雖然很亂，可也沒有誰肯在人身上踏過去。前面有人倒在地上，後面的人也就只好站定了腳，呆呆望着。這一望，不免有兩三分鐘的猶豫，那繞着大圈子的飛機，已到了頭上。只看它把長翅膀微微的斜着，卜卜卜一陣機翼拍響，那擠在路頭上的人，好像懸牆上的亂磚，一個跟一個的，向地面上直倒。路上逃跑的人，看到這許

多人隨了機關槍倒下，越發拚命的狂奔。那駕飛機的敵人，彷彿看到這種事情，是一幕很有意義的娛樂，第二次再繞轉着圈子過來，又臨到逃難人民的頭上。難存當飛開第一次掃射的時候，匿下了身子，藏在一戶小店的土櫃台裏。飛機去後，不敢遲延，趁着路邊縮腳，趕快的回家裏走。這時，只剛走到胡同口上，那略亂略亂的響聲，把空氣都帶着顫動了，眼見飛機又要飛臨到頭上，立刻把身子一縮，藏在人家牆角裏，微伸了頭張望。只着馬路上那麼些個被飛機控制着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我掩蔽處所把身子藏起來的，全是在飛機前面狂跑。心裏又可痛，又可憐。那敵機好像要表示它的得意之作，由機裏彈燒着的房子上撲過來，還穿過了屋頂上直射雲霄的烟霧。到了馬路頭上，更向下飛，人的手伸起來幾乎可以抓住飛機。唯其是機身飛得這樣低的緣故，那機關槍子的效力，格外來的大。隨着飛機的影子，在地面上閃電似的掠了過去，早有幾十個人應着飛機翅膀下呼的一聲慘響，躺在地。等飛機過去，那些在馬路上擁擠着的人，算是長了一番見識，不在馬路上跑了。看見了大小橫胡同，大家不分高低，像驚散了的寒鴉四處亂竄。因之飛機第三次飛來的時候，馬路上的人已經很是稀少。大概敵人覺得屠殺的這少數人，不够痛快，沒有開始就去了。那要藏在橫胡同裏的人，直待不聽到一點飛機聲音，這才紛紛的走上馬路來。這時，十家街口機關槍的房裏，已有兩團火團，和天空裏亂沖烟霧。眼圍轉下是塵陣，半空裏



是亂飛，簡直分不出方向來，天氣蒸熱，人在一里路外，都覺火饑燄人。但一部份人，並不怕熱，或者喊爹喊娘，或者叫人的名字，還向火饑奔去。藏在想到剛才飛機三次光顧，料着死傷很多，也隨着人看去。不止五十步路，死屍和受傷的，一個挨一個躺着，就塞滿了馬路。尋人的人，有的躺在地上，對受傷的亂叫。有的摀住地下死屍，號啕大哭。最慘的，是娘打死了，剛會走路的孩子，牽着死人的衣襟哭着叫着。還有小孩子打得血糊遍身的，娘倒抱抱着在橋墩打滾。沿馬路有大半里地，全是哭哭啼啼的聲音。其中有個三十多歲的人，站在路心警察崗位在墩上，把雙手高舉着抬過了頭，大喊道：各位各位，別哭別哭，聽我說兩句話，大家有時，他舉了短袖白布對襟短褂，光着腦袋，紫色國字臉，下巴上有一條大黑痣，兩面頰對臉黑毛。說起話來，帶些山東味兒，有人認得，那正是博山關子裏某權的。他會站起來演說，連說存也感着有些奇怪，當然要注意聽下去。那掌櫃的道：我是個沒有知識的人，不敢說什麼愛國不愛國。平常人家打咱們一拳，咱們一定得回他一拳。現在咱們跟小日本，沒招沒惹的，他騎進咱們的房，又對咱們老百姓，用機關槍掃射，咱們真是那樣容易欺侮的。哼，也不時一區區了你們聽着，忍受的，趕快走罷。是有體面的，跟我一塊兒投軍去。咱們當了大兵，有槍在手，多少總要送他兩個。他還聽話聽完，圍着的人，圍成起來，當兵去！當兵去！大家哄成一片。就在這時，人漸漸擠出河灘去。

十多歲的童子，穿着藍布短褲和藍布領帶，穿着平頭，像個學生。他跑到警察崗位上站著。警察高舉棍棒一揮，只喊大家別動。他邊跑邊嚷的跑來着，算是把大家的聲音壓了下去。他道：各位軍官是報國，這是好事。可是軍隊有軍隊的軍規，不能隨便便就讓咱們籌費去。也許看看咱們裏面有人能弄錢。連當名歌夫，他都不要呢。做着我的意見，咱們下鄉游擊隊去。建建現在高粱地長的很深，那兒也能去，躲在公路旁邊，那一天都可以遇到鬼子兵經過，現錢買現貨，今天要幹，今天就有機會。大錢又是成堆一疊。那小伙子又道：自然，現在咱們，就動手，沒有一枝槍，也沒有一顆子彈。可是那邊關係，咱們在公路上挖下坑等着，只要弄到一輛日本軍用汽車，就有了本錢。有錢的馬上就走，到北塔窪佔一帶去。那裏是我老家，我還可以找幾地方上的人幫忙呢。大家喊著，快去！殺鬼子為報仇。那個小伙子跳着在人羣裏鑽頭，馬路上擁擠着民衆，就有一二百人壓了走去。就存在一邊看着呆了，只管目送他們走去。這就有人叫道：張先生，還不自去嗎？你家老媽子到處找你呢。就存看時，是那拉車的小三子。他穿了一件破背心，挽着兩隻光手膀子，在褲腰帶上，斜插了一柄斧頭。就存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帶着這柄斧頭砍誰呢？張小三子道：我要砍小鬼。就存笑道：你不是說這國亡了活該，你還拉我的，怎麼你也快做鬼子來了？小三子道：這畜類太沒有人心。像他們這樣炸，拉車的他也開不了，要

做亡國奴，我不幹。說着，他右手投出褲帶裏的斧頭。左手伸出一個大拇指，在斧頭鋒口上，摩擦了幾下。摩擦了兩下頭，鼻子還發酸哼了一聲。孰存聽說，心中暗喜，他想着日本人這樣轟炸，炸起中國民的怒火。這怒火正是我們晝夜企求發生的。現在小三子也有了這怒火。透着中華民族還不是一盆冷灰吧？

卷之二 从炸越王中国勇士的归来



，人才清醒過來。因道：你胡嚷些什麼？這還不夠驚慌的嗎？這話話自嚇自。我告訴你，這不是飛機轟炸，是把炸彈扔錯了方向，扔在這胡同東口，臭水噴來了。小馬想了一想，兩手拍着道：對了。這要是飛機繞過去一秒鐘，不，一秒也要不了，這炸彈準扔在咱們院子裏。你膽膽把臭泥水澆了這一院子。劉媽看到魏存回來，由屋子裏老遠迎出來，正想說什麼，被這一聲炸彈震動着，人倒在地上。這時爬起來，也就跑到院子裏，對地面上看看，又對天上望望，因道：嗚！這可厲害！張先生，我想咱們還是趁早想法子走吧？仗也打了，飛機也下蛋了，你還打算等個什麼呢？她說話的時候，面孔發微的揚着，在那一個毫毛孔裏，也擠不出一點笑意來。魏存笑道：您的體質菩薩，現在也不保護你了。自己伸手牽着脊梁上的衣背縮向屋子裏去。劉媽好了一聲道：我的天，這是怎樣好？魏存倒有些愕然，站住了腳。他什麼事？他道：您自己還不知道嗎？剛才炸彈把牆裏的水澆了起來，澆您這一身。魏存道：這是出的汗。要是炸彈澆我這一身水，我早就就躺下了。給我打盆水到屋子裏來，我要洗個澡。劉媽道：嗚！先生，您還有心洗個澡。趕上飛機又在臭泥呀裏扔炸彈，那可不方便。魏存笑道：我不洗澡，飛機澆不下來嗎？劉媽也沒有分辯，在魏存眼裏裏，安頓好了澡盆，換洗衣服，提了一小桶水過來。當她端出了水到盆子裏，轉身出去的時候，忽然放聲大哭。魏存搶來問道：劉媽，你這是為什麼？劉媽坐在門邊

上，振動一片衣襟，兩手捧住，只覺全身顫抖，口裏還是嗚咽不了。魏存道：你還是爲什麼？你跪呀。劉鴻道：我也跪出來了。先生，你是要窮情形不好，我場操，找一個結局。扔下我和小馬，怎麼辦呢？魏存不料他是這樣說着，氣得瞪了眼望着他，接着又哈哈大笑起來。小馬在外面搶了進來，兩手叉了腰，向劉鴻瞪着眼道：你幹嗎罵先生？罵死？別說是劉先生還有志氣的人，就是我也不幹。我們必得把一條命拼一個小日本。至少拚他這麼一個。說着，兩隻光手膀，互相用手搓着。魏存笑道：怎麼着？現在你不害怕了。小馬道：害怕有什麼用？光害怕是躲不了飛機的。剛才那個學生在那裏叫人當游離隊，我就想去。只是沒有找着張先生，沒個交代，我不能走。魏存笑道：你胆子那樣小的人，現在倒挺強硬的。小馬將胸脯挺着道：光胆小不成。胆小，日本鬼子可關不了你。飛機大砲，他開他的，咱們還得幹咱們的。咱們要是不幹，白白讓它炸死去。魏存道：好聽。你有這大胆子，就去告訴那幾家。人。叫他們趕快收拾着隨身帶的東西，什麼時候有機會，咱們什麼時候就走。外面飛機可在扔炸彈。你要害怕就別出去。小馬道：不怕，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你要我到車站上去，打聽日本的消息，我保證去。他交代完了這話，立刻就轉身走出門去了。魏存向劉鴻笑道：你瞧，現在你不擔心我是尋短見了？說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自個屋子裏洗澡去。洗澡之後，檢齊一些衣服，拿了一個大包袱，再向屋子





魏存笑道：「我該就飽了。」劉媽站在房門口，先是呆了一呆，接着道：「這話倒是真的，怎麼我也不覺着餓？」說時，用手撫着腹部。魏存道：「不管吃得下吃不下，你還是作飯去罷。把飯作得現成了，餓了我就吃。」把肚子吃飽了，我們得機會就飽。劉媽聽到這個動字，不但不帶着笑容，反是把兩道眉毛皺起來了，問道：「這日本鬼子的飛機，老是在咱們胡同前後盤旋着，怎麼是趕了它的炸彈還好點，不見得就砸上？」可是它迫着人放機關槍，誰還敢在大路上走着呢？」魏存道：「天裏呀，半天空裏不見地下，飛機就飛來了，那個時候咱們再走罷。」劉媽道：「晚上飛機準飛不起嗎？」魏存道：「晚上要飛，也是這樣的飛。但是在飛機上的日本人聽不清地下，他何必那樣費勁呢？」等到明天再動炸彈也不怕你們中國人會把房子燒燬。」劉媽道：「阿彌陀佛！他真不務炸彈的時候，那我倒是要趕着去做飯，家裏還有淨口袋麵，做出幾寸個饅頭煮着，吃不了咱們可以帶着走呢。她提到預備出去的事情，就把毫無希望的心情重新振作起來，帶了笑容到廚房去。她還不到十分鐘，小馬由院子裏一路喚了進來，他道：「他媽的，這日本鬼子的點心，比毒蛇還要厲害十倍，五馬路這條街撿了一下午，他還要在這裏扔炸彈，我全看了，咱們這條胡同幾個出口的房在，全有飛機扔過炸彈！他下面說着，一面回頭看屋裏走來，劉媽在後面插言道：「飛機他不能像巡警站崗似的，老停在半天裏守着。難道咱們過去，他就是下炸彈。她剛要手和過了。」

巴家帶手腕全糊着很厚的白麵。不知道她什麼事實力過分，頭上的汗珠子豌豆大一粒，直溜到上流下來。她不能用手法揩汗，却抬起右手臂，在額頭上橫擦着。瞪了兩眼，向魏存望着道：「真是各糊同糊，出都有飛機守着，那怎麼辦？」魏存道：「你自己也已經說過了，飛機不會像巡警一樣的站崗。」劉媽道：「小馬這孩子說得活靈活現的，我不能不相信。」魏存道：「你在廚房裏作飯，小馬在院子裏說話，你都會聽見了。」劉媽道：「這個日子誰能够不聽着一點腦着一點呀。也許正在作饅頭，一個跌饅頭落了下來。」魏存笑道：「你這話有理。不過你別儘聽炸彈，把飯就擱了。肚子餓空了，逃命也是逃不動的。」劉媽站在楊門口，向魏存呆望了一陣，方才走去。走了幾步，復又走回來，向他笑道：「您要是走的話，可得買餅一壽。」小馬在後面搶着道：「你也太什麼了，張先生是那種人嗎？魏存倒不怪他們，只覺得他們這無智識的人，遇到了這非常時期，是格外的可憐。這時飛機鬧過了一陣，天空裏算安靜了一會子，不過在遠遠的地方，有連續不斷的步槍聲。魏存正想定一定神，估量着是不是用去的機會。只見魏老先生夾着一個大藥箱，在右首下忽忽的走進房來，瞪着眼睛道：「張，張先生，我險着是非走不行了。」這炸彈不在屋前，就在屋後。魏存道：「看老先生這樣子，立刻就要走了，您打算走那一條路？」魏老先生夾着大藥箱，將藥箱抱在胸前，因道：「我們是一點兒主意都沒有。我們要請張先生領着我們走呢，魏存道：「張，張先生，您要是走的話，可得買餅一壽。」

，打窗戶裏向外瞧，天空裏就是好幾個火頭，咱們這一帶房屋，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火封了路……剛是說到這裏，嘯！突突突！那砲彈聲，又在屋頂上飛過。在這一響之後，屋頂上一個砲彈跟着一個砲彈，只是不肯斷絕。遠處又哄隆哄隆的，有了彈子出炮口聲。魏存也站在窗戶邊靜聽，聽過了幾十響，回轉頭來，見老先生還是站在屋子中間，把那個小提箱緊緊地在懷裏摟着。便笑道：老先生，這個樣子，咱們是走不了的了。你放下箱子來先歇一歇。陳老先生這才覺得自己有點白費勁，把箱子放着。人就坐在箱子上。抱着兩隻膝蓋，搖了兩搖頭道：日本鬼子，儘管叫老百姓別害怕，可是他們又拿大炮老朝着中國老百姓轟。這個樣子，天津怎麼能安身？有些人想出來組織維持會，也無非是想保全財產呢？魏存笑道：您這也明白了，日本人勸人合作，是騙人的。老先生道：不過日本人儘管騙人，沒有中國人，也什麼事也幹不好。就算他佔了天津，他總得中國人和他作事，要不然，他怎麼和老百姓接得起頭來呢？現在炮火連天的，咱們只好躲開。過兩天戰事停了。我總這樣作良善百姓的人，總可以回來吧？魏存聽他如此說着，倒不好跟着說什麼，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陳老先生很明白，魏存是不滿意他所為的，只好默然坐在那箱子上。正感到無聊時，他的一個小孫子，由大門口一路嚷的了進來道：爺爺，你怎麼還不同去，大家等着你呢。陳老先生聽着，站了起來，彎腰手提着箱子。那魏存嘩啦啦一聲大響，

得人耳邊有些發響，人又只好靜着，我存道：老先生，你衝回去休息。看這樣子，不是飛機炸彈，就是大炮，在白天出門很危險，晚上再走吧。我硬走，一定會通知你的。他的小孫子，已經跑進來，口裏扯着個衣服，他回家。他敲了門，這孩子真不知死所，你沒聽到剛才一炮，就打在胡同口上嗎？我在張先生家坐了一會，他和我多說兩句話，也可以壯壯胆子呢。我存聽他說的所怪可憐的，真的就留他在家坐一天。到四點鐘，劉媽蒸出饅頭來了，劉媽留着他吃飯。可是在其間，飛機又炸過了七八次。急得老先生坐在屋裏，兩眼只望了窗外的天空。最後他急出了一句新來了，這天也變卦，今天還不見天黑。

# 十月下勢軍

俗言道：發財不易，發財時總是有。明雨是無定的，晝夜是有一定的，那末，在自天昏地暗土到來，更不會困難。陳老先生所盼的天黑，在三小時以後果然來了。自天所看到冷空裏的雲霧，這時都成了濃密的紅霞，站在院子裏，昂頭四下一看，這往家的所在，簡直被圍困在這雲霧裏面。雖然奔彈聲已經停止，可是許多紅霞的上空，火星亂飛，一般的怕人。陳老先生歎了一口氣道：也有天黑的時候，提着箱子去了。魏存叫小馬，看守着大門，自己帶了個手槍筒，就單獨的往湖洲來。五馬路上還是空蕩蕩的，不過在那邊路口一發火槍，捲起層層高的黑烟，懶懶地滾着。劫匪彈炸中的房子，現在是燒得只剩了些焦炭，沒有什麼威力了。改着向馬路回頭去，不到一里路，就是小河，渡過河是鄉下的高梁地，就有逃命的路線了。心裏如此想着，在黑暗無燈的大馬路上，將槍筒照燈走着。約莫只走了一百步路，忽然有人在身旁叫了出來：口令！看時，小橫胡同裏，一個端了槍的兵士，搶將出來。魏存站

住了脚，答道：我是在附近住的老百姓，兵士已是走到了面前。問道：打算到那裏去？魏存道：我住家的所在，今天整天都讓作彈包圍住了，幾次想逃出來，都沒有逃出。現在我想出來探探路線，然後引着糲坊一塊兒跑。兵士道：你帶着手電筒的嗎？給我。魏存將手電遞過去，他就拿着向魏存週身照了一遍。問道：你是幹嗎的？魏存道：我是教書的。家就住在前面。假使老總不相信，可以跟我回家裏去聽聽。兵士道：並非是我盤問你，天津的漢奸實在多。老鄉，你回家去罷。今天晚上，你走不了，還四週全不好走。魏存道：我們佈了防線嗎？兵士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反正不能走就是了。一兩個人逃走，走一步是一步，那還好一點，你要是帶着一大批人走，目標太大，無論遇到自己軍隊，遇到小日本，全跑不了。咱們都是中國同胞，假如逃得了，我還不願意多活幾個同胞嗎？魏存道：你這位老總說得有理，我不走了，天亮再說吧。一嚇！王得標，同誰說話？在二三十步外，有人插嘴問一句。王得標道：隊長。這裏有位先生想探探逃跑的路線，我勸他回去呢。說話時，那班長抗了一枝步槍，也到了面前。王得標道：這是我們周班長，你問他罷。魏存便先向他報告了姓名職業住址。周班長道：張先生，今晚啊，你別想走了。不但從這前後有好幾層口子過不去，就是過去了，翻而那條河裏沒船，你飛不過去。要是由鐵路橋上跑過去，兩頭都有兵，你去幹嗎？你希望我們在這兒打個大勝仗罷。那就把這裏的老

百能全放出去。魏存道：就是不能放我們老百姓出去。我們老百姓也希望打個大勝仗呀。只要國家前打勝仗，我們作老百姓的，雖受一點犧牲，那倒是不在乎的。周班長聽這話，走向前來和他握着手，連連的搖了頭，笑道：到底有知識的人，說話不錯。張先生，你回去罷，馬路上究竟沒有家裏頭安穩。魏存道：各使口滿不口滿，我家裏泡着現成的菊花茶，送一大壺來，好嗎？周班長道：好的。只是我們這裏弟兄少，分不開人去拿。魏存道：當然我送來。我家到這裏近得很。脫着接過手電筒，又一閃照了回來。胡同裏的人，全知道魏存出去探路了，現在全在大門外等候着，看到他回來了，大家就一擁而上圍住了問消息。魏存把聽來的話都說出來了。大家聽說是不能走，又兜頭一盆冷水，呆呆的站着，默然無言。魏存道：雖然現在不能離開這裏，咱們也並非是完全絕望。那周班長不是說了嗎？只要他們就在附近打個勝仗，把幾個日子打過了，明天早上就可以保護我們出去。我們放着現成的路子不去努力，只管咳嗽敵氣的，這不是辦法。歇一陣子氣，咱們就出去得了嗎？有人道：公機努力呢？我們也不會聽着槍打仗呀。魏存道：人家在打仗，咱們這點兒吃的喝的。找兩個麻布口袋出來，給人家堆堆沙包，或者挖鐵土，築築城牆，這都算幫了忙，還有什麼不會的嗎？那個拉車的小三子，也在這裏聽消息，便插嘴道：幹！幹！什麼我都算一個。魏存道：那很好，我現在要給一大壺茶給他們喝，你先幫我拿着。小

人在人裏裏迎出來道：「我在這裏呢。」魏存道：「你帶他們到那舖裏去。」小馬道：「為給人  
家餵馬吃呀？咱們家可沒菜。」魏存道：「打你的項人係以爲係平常的人嗎？」小馬道：「咱們這是盟軍人  
家，理得有點兒菜餚才好。」陳大先生也在人裏裏站著，問道：「我家有幾塊臘肉，就是得煮了，魏存道：『  
那你去煮煮罷。』我先把茶送去。」這一說，大家跟着起勁，有的願送鴨子的，有的願用新鮮菜的，共  
湊了六七樣。魏存道：「大家誠心，很高興，便道：『各位儘管預備着，我先同小馬送茶去，問他有多少人，  
好預備預備。』回頭我叫小馬來預備。」小三子道：「不用我了嗎？」魏存道：「你別聽我拉膠皮車的，我也是個  
忠心的同鄉。」說着，將手裏連拍了兩下胸脯。魏存道：「好罷，你出去。」說着回家去，把人  
小水壺茶壺全裝滿了涼菜，共是六壺，帶了幾隻杯子，同小三子小馬，一路送到馬路那頭來。遇到了哨  
兵將他們引到了一條寬闊的馬路，一個三岔口的所在來，那裏是防線，在空空的火光映照下，看得相  
當清楚。左邊邊是幾十個兵，是小胡開口，正對着一家大旅館，那裏架着了幾架機關槍，有三個兵士守着。  
可是也沒有什麼話講的。就是在地面上臨時堆了一堆磚塊和沙土，還不到一尺高呢。這邊是黃胡開口，  
就有八個兵士。魏存道：「大家在這裏，請兵士隨便飲用。」魏存道：「我們共有十  
個人，就是魏存道和魏存道同鄉的，魏存道：『日本鬼子，』」魏存道：「你們要打那條路回來呢？我們是好



條胡同口上都設下香燭。那時，他已取了一大碗茶在手，端起來與頭一飲而盡。接着又提壺斟第二杯茶，接着邊斟邊看十七八個兵士，任憑仗都打過，連老百姓這樣歡迎，還是頭一遭。我就常對弟兄們說，咱戰死沙場也不虛。薛家，這還是二毛一層的菊花。說着。在黑暗中聽到骨都一響。就存道：我們家準備着一些子銀兩，打算送給老鄉們當一個慰勞心。街坊說，有凍饑的，有凍餓子兒的，不知道班長賞光不賞光？周班長呵呀了一聲，笑道：大家看得起我們，送東西給我們吃，我們還有不識抬舉的嗎？說着，就叫小馬小三子回取去東西。自己依然站在馬路胡同口上和周班長談話。約莫二十分鐘的工夫，小馬小三子攬着許多東西，裝在一個大藤筐子裏，用木棍子抬日前來。後面男男女女跟了十幾個人，有的挑着東西，有的挑着兩個西瓜，有的拿着一個爐子，有的挑着牛桶子餅干，全都送到周班長面前。周班長道：這可了不得，慰勞的老百姓，比我們大兵多的多。小馬道：我原不叫這些人來。他們說：『來要來臨陣，』之來問問消息。其實，這些東西，我這一擔子空可以抬來的。周班長道：來了就來了罷。大馬的天，皮正睡不着，真當是在馬路上乘涼。喂！王得標，你挑這些饅頭鹹肉雞蛋，先交一股出來，送給楊任勇三個人去吃。他們守在那裡，糧食可不能斷。這一個個隊也送給他們。說完了，我那小馬開口上三位守糧的，與他三個人表示感激。周班長道：弟兄們，你們把這東西抬去罷。多謝。

她。這裏連五得標在內，共有七名士兵，大家圍坐在籃筐子邊，推了槍在懷裏，用手扒了吃。周環是端上大胡同區外去，圍進：你們吃嗎，我在這兒放哨。這些老百姓見士兵驚慌喜喜，一點沒有打仗的樣子，大家也忘其所以的站在一邊看。士兵很快的吃完了，就讓周環長回來吃。魏存道：周環長真能與上等同甘苦，您放哨要緊，豈可吃弟兄們得下來的。周環長彎腰下去，檢了兩個饅頭抓了兩大塊鹹肉，夾在饅頭中間，送到嘴裏咬了一口，嗚嗚道：他們全給我留著呢。我算什麼？我們李旅長，我們宋軍長，上起換來，一樣的穿布鞋打草鞋。魏存道：你們師長呢？周環長道：報上說是到北平去了。您當然比我們大兵知道的多。魏存道：聽說李旅長這次很激烈，他非幹不可，你們知道嗎？周環長道：外面都是這樣說吧？我們當軍人的，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叫打就打，不叫打也沒法子。今天早上檢日本飛機場，就是為着這命令過了一個鐘點，跑掉飛機十幾架，要不，我們全給它燒了。他很快的吃完了兩個饅頭，兩手到齊一個饅頭吞吃。魏存道：那是怎么回事？周環長道：原來李旅長下的命令，我們五點鐘出發，四點鐘打到飛機場。半夜裏，上面又來了一道命令，改四點鐘出發。打飛機場原是預備兩營人，一營人剛幹完一營人接應。打飛機場沒接過後來的一道命令，還是照原時間出發。到了飛機場，看見日本鬼子又先掃了信。他一下跳起來，一面拉着飛機起飛，裏面的搖籃不響，夫又大亮，只好退下來。咳！說什麼

麼？挺好的機會錯過了。他斟了一碗茶，骨都一聲喝下去。這時，火解像黑雲一樣，閃開了半邊天，露出半輪月亮。在月光下雖看不到他的顏色，只聽這一聲響，彷彿他把所受的委屈怨恨，都隨了這一碗茶，完全吞下肚去。大家聽到周班長說話很有道理，全都圍攏來聽。不到半小時，前後人家，都開了大門，迎向前來看熱鬧，周班長說得高興，也只是跟着向下說。夜深了，近兩處火場，已經沒有了火燄。天色反是大晴，雲結在半天裏的雲層，稀疏得像破了的紗縲一樣，慢慢地消失。斜在屋頂上的大半輪月光，射下了一片清光，照着一大羣人影子，散在地面上。半空中間有點風，由馬路那邊送來。颯風看去，馬路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雖然遠處還有火場的煙霧，這眼前的馬路，却透出了月色。清靜，涼爽之餘，聽了周班長的話，又加上一層痛快，大家只管在馬路上站着，忘記了這是什麼時候。忽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由胡同外面跑了來，却移動了大家的注意。月亮下露出來，只是一個徒手的便衣人，才喘過了一口氣。周班長端起了瞄準的槍，也就放下來了。那人到了面前是小三子。他不等別人問他，回轉身將手指着來的路道：我剛想溜回家去，把車子拉出來。老迷的聽到一陣皮鞋響。我偷偷的，爬上院牆一看，在那邊馬路上，來了一羣日本兵。周班長道：那很好，多謝你來報信。你看他們準是向哪地方走？小三子道：我沒敢由大門走，是打後院翻牆頭跳出來的，隔着柵條胡同呢，說不清他們是向那兒走。

周班長道：當然是山道裏走。我們這對面的紗廠，是他們一個部隊。在這裏聽消息的老百姓，聽說敵人來了，哄然一聲，轉身就要跑。周班長輕輕喝道：呸！一個也不許動。動，我就開槍。說着，他真把步槍端起來。大家在月光下，見他的槍口直對着牙上，又只好站定了脚。周班長給槍放下來道：對不起，我不這麼着，各位不肯站住。你想呀！敵人正由對面馬路上過來，你們要穿過馬路才能回家，豈不是兩下碰個正着？這麼一大羣人，目標太大，開步又重，他們要是追上來了，你們是自受犧牲。大家想這有理，全楞住說不出話來。魏存道：班長，你們人太少，打算怎麼辦？周班長道：人少要什麼緊？我們一個人不打他十個不算數。軍人只有向前的，決不退却。我們也像你們的情形，退却就是自殺。沒有說話的時間了，大家全躲在地上裝死罷。敵人過來了，我們對付他。小馬道：裝死就能保險嗎？小日本心腸是狠的，也許對死屍也開上兩槍。周班長道：裝死不過是無辦法裏頭找個辦法，當然不能保險。小三子道：那我們不裝死，躲着地下挨凍，我不幹。周班長道：那還有個辦法，你們跟着我們弟兄一塊兒幹。把敵人打退了，咱們全部活着。魏存舉了手道：幹！好的！幹！在場的人都覺得一塊兒幹，比躺在地上裝死強的多。都說：我們幹，我們幹。周班長道：那好極了。張先生會開槍嗎？魏存道：槍，我不會開。可是我學過兩年國術，會使刀。周班長道：那好極了！這個給你。他說着，在背上刀鞘子裏，拔出那

把大刀來，交給競存。便道：爲了大家死裏求生，大家要聽我的命令，五分鐘以內把事情辦完。在這裏的女太太，老人家，小孩子，站在南邊牆腳下，月亮陰地裏去，快走。說完，果然有七八個人走開。周班長將手點着月亮下沒走開的人道：一五，一十，一五，一，共是十六位老鄉。我們這裏還有六把劍，十一把大刀，兩把鋤子，全放在地上，你們能使什麼傢伙，自己來。弟兄們，快把東西擺好。這時，誰也不敢耽誤一秒鐘，月亮下，刀光和鋤頭的影子，紛紛的忙亂着。三分鐘後，各人手上都有了武器了。

海戰之夜

十月下勞軍

八〇

## 十一 肉搏 · 四比七十九

周班長站在月光地裏，枕住上了刺刀的槍，擱着臉，凝視去聽敵人的響動。兩眼睜着，看敵人的進人。等着各人把傢伙拿好了，他便道：「連我們弟兄同各位老鄉，共有二十七人。槍是九個一組，可該分成三組。一二兩組十三個弟兄，六位老鄉。第三組可是兩位弟兄，七位老鄉。我的意思，一二兩組，隱伏在胡同兩頭，敵人來了，就各攻左右翼。由三位弟兄在前面領着，各位老鄉，跟着後面殺上去就是了。第三組由我自己領着，由正面進攻，先圍在那堵院牆突出來的犄角上，敵人一到就撲出去。但是老鄉都是生子，必得一個領着兩個人向前。張先生既然懂得國術，肉搏起來，最好不過。給我們一塊兒打中路，也交兩名老鄉給你領着，好嗎？」魏靈取了那柄大砍刀在手，橫拿着刀面在月光下面審查了兩次，鋒口薄薄，宜宜的，一條水也似的雪白。用手順了兩頭，又作了兩個姿勢，覺得很稱手。周班長這樣說，立刻很響亮的答應一個好字。周班長叫起了弟兄的名字，指示着每三個人帶了六名老百姓伏在胡同

左右兩側牆腳下，他自己和魏存王得福也帶了六名弟兄藏在牆角下。正好左邊有座八字門樓，顯見個人。右邊有一堵短院牆，又藏了九個人。正中這個牆角是在胡同裏第三戶人家大門邊，比院牆的左右，略退後上十步。牆微彎着，挺起了個屋肚子，勉強可以掩蓋着人影。大家很快的應着命令行動，各人緊張地拿了傢伙站着，一點聲音也沒有。站在後面的一個人，可以把前面一個人的呼吸聲，聽着清清楚楚。抬頭看去，大半的涼月，配了幾顆稀疏的星宿，正在胡同頭上。人家院牆裏伸出來的梧桐樹，於月光下，露出一個很大的黑影子，這着這種境相的幽靜，因為連一些地方的槍砲聲已是完全停止了。回頭看那邊小胡同口上，那三個守住機關槍的，已伏在那因剛說開的防禦工事下面，那一分緊張，不顯於這方面。魏存低聲道：周班長，把那挺機關槍移到這大胡同口上來，不要露聲響嗎？周班長道：那挺放挺機關槍，我還藏着不穩呢。我們這裏一點動靜，那紗廠裏的日本兵就敢出來救他的隊伍。我們不但不提機關槍在那裏藏着，豈不受着敵人前後夾攻？我們……呵！別作聲，聽着，大概來了。本來大家就靜靜的，被周班長這樣叮囑過後，大家益發的安靜，安靜得連呼吸都要停止下來。周班長回頭來，望着站在牆陰下那幾位老弱的百靈，低聲道：喂，老老，你們也別閉着，假若我們動起手來了，你們大聲喊殺，給我們助助威。站在那裏的人，也沒作聲，還是靜靜的站着。這時，所有在場的人，全



可以聽到脚步響了。唧唧喳喳，由遠而近。在兩面牆腳下埋伏着的人，全都是血管緊張着，兩手握住手上的武器，瞪了大眼向前望。有槍的兵士，各端起槍，在牆陰外。微微露出槍口，朝着胡同口上。脚步聲越來越近，月亮下已看到一羣人影子。人影子近來，看清楚了是黃色的軍服軍帽，皮鞋。不是日本其是誰？魏存左邊是周班長，右邊是王得福，全端起了槍，向前作一個瞄準姿勢。魏存也就兩手緊握了刀柄，正看了前面。這時，也不知道是憤怒，是恐懼，是焦躁，是安定，但很盼着敵人快到目前，將刀砍了下去。但聽得周班長大喊一聲放！三方八枝步槍，轟一的聲齊齊的放出去。接着槍聲便是震天驚地的喧騰，殺呀！隨了殺呀之聲，人是不知不覺的，發了瘋一般，飛步上前。眼見一羣武裝齊全的日本兵，撲擁在胡同口上。隨前一陣人影幌動，前面幾個，隨了槍聲倒下。後面的人，哄然一聲駭呼着，還來不及後退，把進了胡同的人，堵在胡同口上。左右兩翼的十八名埋伏，衝出了牆根和大門洞，剛剛是接近敵人，魏存這枝中路軍，來的更快，已飛步到了敵人面前。因之窄窄一條胡同裏我敵已糾纏住一團。魏存來不及去看別人了。兩手舉着大刀，對準了正對面的一個敵人，作個大劈柴式，猛砍下去。刀擦過步槍的一聲響，那人右膝被砍斷落地，人向右一倒。在他後面一個日兵更慌了手脚，兩手握拿了槍，向魏存的方向撲着。魏存本還是兩手捧住刀柄的，左右試砍了兩回，都不離下。便身子一側，左手

還開來，右手單拿屠刀，向左邊出挑半刀，日兵果是兩手捧槍向左邊遮擋。鏡存早已收回刀來，再徑可  
向敵右肩撞倒過去。毫不費力，那人隨了刀光倒地。鏡存還不會收回刀來，在右邊空擋裏，一條帶刺  
刀的帶倒插過來。鏡存待用刀背去挑開，刺刀刺到腳邊。可是斬刀過來了，那人身子也過來了，頭伸出  
來有一尺多遠。嘆的一聲，月光下一個銅頭影子，正對了他的腦袋猛砍下去，他便向前栽過來。鏡存不  
能放過這機會，帶拖帶砍的一刀，很利落的，連軍帽帶腦袋全砍下來。這時，後面那羣老弱的喊殺聲，  
陣前刀槍鏗鏘的碰碰聲，敵人的皮鞋奔走聲，鬧成一團。敵人始而不知道邊虛實，儘殺之後，立刻後退  
。因爲自己人多退不出去，只好肉搏向前。這胡同雖寬，也就只好十人上下排立着。前面砍殺了許多  
，後面的人無法向前救濟。等到可以接近，我們的兩翼，已抄到他前鋒的後面。在窄狹的戰場上，反是  
短小輕便的鐵錘大刀，揮動自如，他們拿着步槍，胡亂遮擋。可是擋了正面，左右兩方却有十幾把鐵錘  
和月光下飛舞了來，敵人只有且戰且退。不能再衝。越這樣，他越人越紛紛倒地。過了胡同的敵人  
，沒有一個逃出去。在胡同口上的一部分，知事不妙，轉身向後而便走。只聽到周班長大喊道：「老鴉，  
千萬留住敵人，不讓他離開我們。他離開我們，我們就是死。殺呀！他一面喊着，一面向前進。鏡存隨了  
中隊，衝出了胡同口，見敵人還有四五十人，散在馬路上。覺得形勢還很嚴重。口裏大聲喊殺，將圍

經過半小時的一個敵人，直撲了去。自己也不知道勇氣是那裏來的？月下一條白光，在面前落到敵人身  
上，敵人就像刀落。我軍方面的老百姓，原來以為求生不得，只好斷拼，並沒有希望打多大的勝仗。現  
在看到日軍紛紛敗退，原來他們的力量，也不過如此，就一同衝殺出來。各人都拿着手上的武器，各找  
一個日兵猛撲了去。到那大馬路五，地方開闊，日軍本來可以整齊了陣線向我對比。但是他們退出胡同  
以來，就亂了陣線。剛想轉身來要抵抗，就聽我軍趕上去三頓砍殺。那些沒有被斃的，本待向前增援，  
恰好那些助威的老百姓，也喊着衝出胡同來。他們以為胡同裏面的中國軍隊，一定源源不斷的，掉過  
背來又助。到了這大鬧，他們的人數，已是和我軍不相上下，大家更壯了胆子，死命的追殺。追得貼身  
了，他們又只好轉身撲殺。他們對於拿銀鐮刺刀的人，還有時回手。對於拿大刀的人，總是一個笨法子  
，纏繞了槍上下遮擋。因之拿刀的人，從從容容的砍了一個，又可以去幫助別人。最後，他們剩下十幾  
個人，倒插了步槍，將身子鑽着向前，順了馬路飛奔。這裏的人不能追了，有槍的兵士們，在月光下面  
響得親切，端起槍來，接連幾槍，只見敵人紛紛倒地，遙遠的看去，只有一個，俯着身子朝前奔。他跑  
得很狡猾，跑個二三十步，找着一個掩蔽的所在，就把身子貼俯在那裏一會。聽到槍響過了。起身再跑  
。大家看到就只這一個人，犯不上追趕，跨了就跟他跑了。敵人算是全部斃滅，喊殺聲也早已停止。

清涼的月光，洒在馬路上，照著滿地的屍首，七橫八倒，步槍，刺刀，軍帽，散在四處。就存下了那柄  
，站在馬路中間月光下，看看馬路兩頭，依然寂寞無人，彷彿是作了一個惡夢。倒是月光照著人影，  
倒映在地面，一個個的，黑白分明。這些所殺過的人，連兵士帶老百姓，全是剛喘過一口氣，都呆呆的  
轉往，鴉雀無聲。尤其是老百姓們，經過這一場生平所未經過的國際戰爭，不知道是怎樣經過了，也不  
知道是否有風波跟隨來，所以大家都忍住一口氣，不知道作聲。因之地面上躺滿死人，月光下站著是呆  
人，至不會動。還是周班長站在一羣人前面，兩手抱了槍，四面全看了一番。然後昂起頭來，對着天上  
的月光道：殺得痛快！不是我那槍一準差着一點兒，教這那小日本，最後一個也跑不了。就存也把精神  
爽定過來了，左手抽着刀，迎了周班長擺着手道：恭喜恭喜，靠着班長的指揮，打了這一個大勝仗。周  
班長笑道：要不是老百姓幫忙，我們十一個弟兄，那裏全完。我還得謝謝你呢。就在這：我們也當點點  
數目，到底打死了多少敵人。周班長道：先查一查自己的。於是大聲叫道：剛才我們三隊作戰的人，  
都站到一處來。大家本來站在一堆的，這就由王傳續引着大家成單行站在一排。站好了，他也歸着隊。  
周班長道：老媽，你們會報名數嗎？大家說會。於是王傳續由第一號着，到末了一個，共是二十。周班  
長又叫再數過來。這是二十。周班長道：這我在內是二十一，有六槍流歸隊了，弟兄們出來，聽真味。

響，兵士全走出來，只有五個人。周班長道：我點名罷。於是一個一個的喊清名字，喊到萬代光夏永榮沒有人答應。周班長道：大概兩位弟兄陣亡了。我親眼看到一位弟兄，前胸中了刺刀倒地。其餘的弟兄們都好嗎？有人道：班長，我腿上掛了彩。隨着這話，魏存存在老百姓班裏呵呀了一聲。周班長走過來問道：張先生，你又怎麼樣了？魏存已坐在地上，兩手抱住右腿，因道：這裏中了一刺刀，血流得太多，把褲腳全粘上了。不是這位老總說，我都忘記了。周班長道：那大概傷不重。張先生不是有一位工友同來嗎？讓他攙你回去罷。小馬由馬路角上跑來，笑道：我同小三子把胡同裏兩的死屍，查了一查，咱們自己死了兩名老百姓，兩名老總。敵人是四十一個。魏存道：哦！你和小三子查尸身去了，我們以為你們不歸隊了。敵人死了這樣多？再查查馬路上看。周班長道：這位小兄弟，你攙你們先生回去罷，他攙了彩了。魏存搖着手道：不，我不痛，我得聽聽消息再走。小馬，再去點委。小馬一頭高興，果然不問魏存的傷，又順着馬路向前查去。其餘在場的百姓，精神安定了，也都紛紛去查點敵屍。後來大家報告，馬路上遠遠還有三十八具敵屍，沒有自己人，共殺死敵人七十九個，連那騎掉的一個算起來，敵人是共來了八十個人了。數目大概不錯，但現在又有一位老百姓受傷。大家在奇怪着，有一個人拖着劍子，由胡同裏走出來。叫道：我在這裏呢。我在肩膀上，傷了一刀。回家去，我點布，把傷口纏上了。小

三子笑道：「呀！是楊老七。老七道：『小三子，你平常總稱我槍生，意圖嚇唬一個小日本，打他腰眼，下伸過來一刺刀，不是我在他臉上使勁一鐵鎚，你沒有了命。』小三子道：『咱們都是中國人，誰吃一點虧，誰佔誰一點便宜。那都沒有關係。剛才要是小日本給你那樣一刺刀，我要得空，一鐵鎚敲你的。』別別人也是罵自己，咱們師裏包堆是這麼些個人，少一個，小日本的力氣就強一分，自己也就加上三分危險。請張先生評評這個理，對是不對？』魏存笑着插嘴道：『對的。這會子，你們該明白過來，還不是中國人好？大家一齊心，咱們二十七個人，幹了人家七十九個人。小馬道：『怕日本幹什麼？幹這一回，把他們屎渣子全隨出來了。』周班長笑道：『肉搏，日本人是行，可也別太瞧不起他們了。今天這八十人敗在咱們手上，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是在別個地方打敗下來的殘兵，想歸隊，不料讓咱們在這兒截住。第二，他們是在鄉軍人新編的，並不是什麼正式軍隊，那裏能衝鋒肉搏呢？』魏存道：『周班長怎麼知道他們是在鄉軍人呢？』周班長笑道：『這裏頭有個前田樂房的主筆，我認得，他那樂房，不就開在北洋飯店斜對門兒嗎？』這話就是。周班長走近一個仰面躺着的敵屍，將牌擦了兩腳。在月場地上，週圍看着，大家都十分感慨。周班長道：『這種微薄的軍事，可也不可辱。恐怕還有什麼風波。』大家同聲道：『魏存有丁傷，也來收屍。』他和周班長道：『魏存收屍，大家也該幫着了。』然後說：『魏存再會而後。』他道：『大家也該幫着了。』

## 十二 搖動者醒了

五馬路上，依然歸於沉寂了。魏存住的這條小胡同裏，更不會有什麼異樣的情形。魏存扶着小馬肩膊，一拐一跛的走了回來。剛到大門口，小馬就大聲嚷起來道：劉媽快開門罷。我們得勝回來了。劉媽一面開門，一面埋怨道：怎麼去了這樣久？還是鬧着玩的嗎？不定什麼時候有日本鬼子衝進來打仗。小馬道：好哇！你還不知道呢。我們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他們來八十個人，只回去一個。就是我小馬，也砍了他們鬼子兩個，真不含糊。劉媽道：夜深了，休息一會兒，咱們趁着天亮好走，別忙了。說話時，已走到了院子裏。小馬跳着腳道：什麼，我是吹嗎？你問張先生看，是不是打了一仗。張先生腿上還受了傷呢。你快點弄盆冷開水來，讓張先生洗一洗傷口。劉媽這才理會到魏存是扶了小馬進來的。哨了一聲，立刻忙亂起來。該存倒不怎麼介意，將傷口洗乾淨了，在燈下看去，只有二三分深，一寸多長。家裏現成的細布藍棉花，綳紮好了，到屋子裏去睡覺，劉媽知道真的打了仗，就盤問小馬的情形。小馬

和他在院子裏乘涼，將二十分鐘的高興肉搏，連比賽帶說，足了兩個鐘頭。劉媽坐在椅子上，一會兒叫爹叫天，一會兒念佛。小馬說的有個差不多，陳老先生帶着兩個兒子一個孫子，一團進來，問道：小馬，你剛才說的話，全是真的嗎？小馬道：您去問問別人，柵坊一塊兒去打仗的，也不止我一個。劉媽道：嚇！你瞎騙。只管說話，我們也忘了關大門。陳老先生道：關大門作什麼？天一亮咱們走了，扔下這個家，人家愛拿咱們什麼金就什麼。劉媽嘆了一口氣道：這話倒是真的。教我們怎捨得扔下這些東西呢？小馬道：捨不得有什麼法子呢？飛機大砲滿天飛，守着東西不走，也許同東西一塊兒完吧？陳老先生一聽飛機兩個字，就加增了他的心事，拾起頭來，向天空望着道：也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了。假如天快亮了，我們就該預備走。小馬道：四處都是戰場，天不亮向那兒走？糊裏糊塗鑽進了火線裏去了，那才枉冤呢。陳老先生道：要是照你這樣說，天一亮四處的戰場都收起來嗎？小馬道：可不是？我和他們兵談過的。他說，天亮了，敵人的隊伍飛機就要出動，這可教他們不好對付，只有把隊伍收回去？陳老先生道：咱們的隊伍收了，日本的隊伍不收呢？小馬道：打仗是對比着的。咱們不在戰場上挺着，他們不是追過來，也就收隊去。他們還有什麼？陳老先生道：那我們該預備了。把張先生喊起來罷。劉媽道：老先生，您只顧逃命，也不體惜別人一點。我們張先生打了兩個鐘頭仗，腿上受了



傷，剛剛睡着，也讓他休息一會兒。反正現在也走不了，叫他起來幹什麼？陳老先生道：我彷彿這一夜，比清過一年還要長久些，還不天亮，真怪！他說時，手裏亂搖了一把扇子，只管在院子裏來來去去的走着。小馬道：這會子，老先生也就捨得把這幾所好房產扔下不管了。滿心都是打算着什麼時候能走。陳老先生道：這孩子，你也笑我，我也是沒奈何罷了。小兄弟，一 lifetime 心血換來的產業，誰又捨得白白的扔下呢？說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昂頭望了天，將扇子不住揮動，對他大兒子道：朝漢，你們帶了家眷，隨着張先生走罷，我還是在這裏看守着房子。不見得一炸彈就扔在這上面。若是扔在我家，我這大年紀了，還惦記着什麼，隨一生的心血完了罷。小馬怕自己幾句話說重了，真引着老先生不走，默然的向大門外走去。劉媽道：老先生，你別睬他，他是個小孩子，懂什麼。陳老先生道：可是我的產業，我也真捨不的。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罷。他說着這話，好像是決定了不走，立刻動回家去。可是當他還沒有走進大門，却聽到後面有人輕輕叫道：是六爺嗎？陳老先生站住脚時，胡同口上幾個人搖晃着身體，走了向前。陳老先生等着他到了面前，看見第一個便是孫老頭子。第二個是王七爺，後面幾個人，也都是左右胡同了的老街坊。他們好像是約好了來問話的，異口同聲的問着，打算怎麼辦呢？陳老先生道：要不是爲着軍隊擱了去路，兩天黑，我就走了。據說，天亮了，軍隊就撤防，那個時候走罷。

老頭子道：我雖，不走也不行了。你沒聽見，馬路上全是日本兵的屍首。他們敢不來報仇嗎？王七看說了，現在就是出來組織維持會，他也不敢保那保險。那王七爺果露在人後面擠眉弄眼，他手上拿了一把長柄摺扇，點着陳老先生道：日本人不抓住天津就算了。抓住天津，還筆股可不好算。這劫前前後後的街坊，向二十九軍送茶送水不算，還幫着他們打了一仗。這繳一來，我在這裏也待不住，只好跟着你們走了。陳老先生道：什麼？您原來還沒有打算走的嗎？炸彈可沒有長眼睛。說話時，在月光下看到王七爺眼珠轉動着，帶了微笑，表示着他那分得意的。鼻子裏哼一聲道：雖說日本飛機扔炸彈是不開會紅專白的。可是和他們通得上消息的，就不會受騙。小馬正在胡同裏站着，就在一旁插嘴道：這日子，誰和日本通消息呢？除非是漢奸。王先生身子挺了出來問道：誰在一邊搭話？小馬道：我叫小馬。不令聽！你打聽打聽罷。剛才在馬路上斬條，就有我在內。數目也不多，殺了兩個半日本鬼子。怎麼有半個呢？別人把他打着綸下了，我加上一刀。日本鬼子真都不是我的對手，漢奸把我怎麼樣？他說着，把兩叉了腰，挺起肚皮襖子擠向前來。陳老頭將手攔着道：回去睡覺罷。小馬聽得這鬼話子有兩手，只好緩緩的向後退着，退到大門洞裏，呼拍着大門裏有聲道：打倒日本，打倒漢奸。陳老先生連連鼓掌道：各位請家裏頭睡覺，別理這瘦小子。明天告訴張先生，得重賞銀一兩。小馬道：明天

「明天是級滿好的日子，也不知誰在誰不在呢。他儘管說着，這些人已趕到城家去。」

「你才送補的戰俘，聽到打倒漢奸這口號，立刻由床上跳了起來，直到院子裏，並沒有看到什麼特殊情形，才定了神，先是將小馬申斥了幾句，及至他說出理由，倒惹好笑。便道：『天快亮了，這次我們決計走。你東西預備好了沒有？』小馬道：『我自己有一隻小箱子，一個銅蓋箱。』張先生要有什麼給我拿，這銅蓋箱我就不要了。大熱的天，反正用不着。就存道：『你們自己儘量帶自己的東西罷。我的東西多的很，帶了一輛車出去也無用，乾脆，全送給日本人了。』唉！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走到屋子裏去，見木器傢俱，還整齊的擺着，對每一項都是心血錢換着來的。復跑到書房裏去看看，總還有三四百本書凌亂的堆在書架上，不肯搬得走。每一個角落裏，都免不了呆了呆，多看上一看，於是就發現到玻璃窗外，有一簇黑影子搖擺不定，正是自己手執的盆盞，被風搖着閃動，也許是她在說，我們再會罷。就喜不由得呆坐下來，對了那花影子發癡。心想，大家都向安全地帶走了，誰來守住這天津？可是，不走又怎樣辦法呢？沉沉的想着，不知道停止，却想到院子裏有雜亂的腳步聲。自己出來看時，却是陳港先生引了一大班人進來。競存對這些年老的街坊，已經是領教過兩次了，便道：『各位有什麼計議，不必把我算在內，我馬上要走了。』陳老先生道：『誰說不走呢？晚上這一次巷戰，打死日本許多人，這鬧事家的不小。咱們軍隊呀，



：劉媽，預備走罷。這天氣是將要天亮的樣子了。偏是夜闌聞遠語，他這一句話，門外候駕的那批街坊，首先聽到了，大家哄然一聲，擠進院子來。競存向大家搖着手道：別亂別亂。天還沒有亮呢。咱們先得向大街上打聽打聽。若是軍隊沒有撤助，我們還是不能走。早有兩個年紀輕一點的街坊，應着他的話，就向胡同外面跑去。不多大一會子，他們又跑了回來，老遠的招着手道：咱們走罷。大街上已經有人在走了。在胡同裏等着的人，這就不需要着競存引路，把放在地面上的東西，背着抗着，一窩蜂似的就向胡同外擁了去。陳老先生一家人，看到大家向外走，扶老攜幼的也都抗着背背細軟，隨了擁擠着的街坊，搶上大街去。小馬找了一根棍子，挑着一隻柳條籃同手提皮箱，在大門洞裏叫道：你們不是要跟張先生走嗎？張先生還沒有出大門呢。他只管這樣嚷着，可沒有人聽到。競存背下來着一個皮包，手裏提着一隻簍子，走到院子裏，向天空上看去，已經有大半邊天空變了魚肚色。正想對他們說，可以走了。猛然間，一陣噹噹軋軋的聲音，從東南角響上前來。小馬叫道：張先生，這是飛機響嗎？競存道：等一等走罷。小馬道：不能這樣早就扔炸彈，咱們冒險走罷。競存道：你聽！聽了這句話，哄隆隆，就身好幾下炸彈爆炸聲。最後一聲，已是相距不遠。抬頭看時，有四架飛機，前一後三的，正在當頭天空兜着圈子。兩三架飛機以驚人的速度，拍拍拍地，拍拍拍地，拍拍拍地，拍拍拍地，拍拍拍地。原來

預備逃走的人，忽然撞跌的，這就叫做「意外」。

# 十三 渡河 天津 再會了

在火線下的生活，真是頃刻難受，唉！陳老先生臉上帶着慘白的顏色，走進魏存的院子，口裏自言自語的說着。魏存道：這真想不到。天剛剛有點白色，日本的飛機就來了。這可沒法子，飛機在天上飛得那樣低，在街上跑走，危險性是很大的。老先生拍着兩手道：糟了！說着，又把兩手連擺了兩下。魏存道：老先生有什麼事沒有辦？他跳腳道：沒有辦到好，就是我把事情辦壞了。我夾了一個小箱子出去，那裏頭錢是不多，全是房地契據，糟了！剛到馬路上，飛機在頭上追着開機關鎗，我不能不跑。這一跑是丟在那裏，全不知道。趁現在馬路上還沒有人，我得找我去。說畢，扭轉個來，就要向外面跑。魏存搶步向前，一把將他衣服抓住。因道：老先生，您這是作什麼？不要命嗎？陳老先生道：我不要命了。這個小箱子就是我的命。沒有那小箱子，我活不了。說這話時，他扭轉身來，看到東廂房窗子上有個四方的影子，立着就止一看，呵！吃了一聲驚：在這裏，在這裏呢。魏存難好笑，却又可憐他。

。因道：老先生，您還是鎮靜一點吧？有着機會，咱們就走，可別先把自己弄慌亂了。老先生把那箱子拿在手上，喘着氣，連說是的。因為這個時候。四五架飛機，嗚嗚亂亂的，在屋頂上兜着圈子，不要多大一會，便聽到轟隆一聲，扔下一個炸彈，有兩次丟得太近了，將屋子裏天花板上的塵灰震得掉下雪般的灑下來。劉媽手裏提了一隻箱子，扶了門站住，向劉存道：張先生，怎樣辦？我聽今天津上有些兒過不去吧。劉存口裏啣了一枝烟捲，背了兩手，只管在院子裏來回的踱步。劉道：那天以來，這樣的苦日子，你都受過去了，難道這一會子，你就熬不過。劉媽道：並非是我熬不住。你聽這日本鬼子的飛機，多麼邪行，老是在頭上繞着圈子。劉存也沒說什麼，用勁吸了兩口烟。老先生坐在石階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這哄隆哄隆的轟炸聲，約莫響了二三十分鐘，飛機忽然集合起來，又擺着前一個三的形式，由屋頂上飛了過去。五分鐘之內。飛機震動空氣的聲音沒有了。炸彈轟炸地面的聲音，也沒有了。劉存站在院子裏，背了兩手，偏着頭，靜靜的凝神向天空裏聽着。突然向屋子裏叫道：要走，大家趕快走罷。飛機回飛機場裝炸彈去了。至少要二三十分鐘，才能飛起來。趁着這個當口，我們趕快跑。口裏說着，人向屋子裏跑，將掛在牆上的長衫披在身上，站在院子中間，劉媽望了一陣，看到自己手提皮包，放在棹上，再也不用考慮，捉起來在背下，人向外跑，叫道：小馬，劉媽，快跟我跑，走



走走！說着話，人已是走出了大門。小馬劉媽看到魏子這樣慌張，當然也鎮不住了，跟着後面直跑。胡同裏被炸彈震阻着回來的人，依然是睜了大眼向天上望着等機會。見魏子說走就走，大家也沒了主意，喫然一聲，也就跟着在後面跑。陳老先生跌跌倒倒在後面跟着，叫道：張先生，再等一會兒不行嗎？我們還得再拾一點東西，鎖上大門。魏子站在胡同中間，皺了眉道：老先生，你不知道日本飛機再來了，我們就性命不保嗎？由這裏向外走，只有穿過漢河，走向津浦鐵路當一點。就是這麼着，也得走幾十分鐘，才能離開大道，走到空地。馬上日本飛機裝了炸彈就來，還等什麼？你府上的人都在胡同裏了，只要大家能逃出命來，什麼都好辦，走罷，別猶豫了。他一面說着，一面開着大步子走。在胡同裏等候逃走機會的這些人，究竟感到生命重於財產，只是回頭看看房屋，一般的拔開步子朝前奔跑。走上了五馬路，覺得眼前的情形，是更加慘慘，兩旁被轟炸過的屋子，三五十戶人家裏面，就有一所。有的是整堆的磚瓦，有的是磚瓦堆裏，剩着半截牆牆，和幾根木料斜架着，陣陣的濃烟，雜着硫磺氣味，由那殘破的屋基裏向外噴吐着。大家聯想到飛機再要來的話，眼前所走的路，就够說危險。大家是不約而同的向前飛跑。大概逃難人的心事全差不多，看見各大小胡同裏，這時總有人跑了出來，順着馬路，向西南飛奔。魏子看到人越來越多，就不敢走大路，只挑那曲折的小胡同裏走。走的時候，緊緊挨了人家

的腳，對天空把身子搖蕩着。一路上也遇到兩三處火樹的房屋，四五具倒在路邊的屍首，但都來不及去理會他了。穿過兩三截胡同，迎面一帶空地，青煙騰透出了高粱巷子，這分明是離市區漸遠了，本來都鬆了一口氣，更加勁向前跑了去。可是衝出了胡同，才發現了已到絕地，一條很寬的河攔斷了去路。原來所望到青郁郁的高粱地，却是在河岸那邊。看着河對面，在遠遠的西路角，有一道鐵路上的小鐵路，橫跨在河上。若要過河，非走到那裏去不可了。魏存正這樣估量着，彷彿就聽到長空裏面，有了槍聲之聲。立刻跑下矮矮的河堤，站在水邊，向岸上的人連連招着手道：大家快下來，敵人的飛機又來了。大家是驚弓之鳥，又知道魏存決不會撒謊的。只這一聲，大家連跌帶滾，一齊跑下了河岸。鼓聲四圍一看，總有一百人上下。這就不由得呆了一呆。因道：這樣多人，目標太顯赫了，大家繞遠一點的走着吧？過了前面的鐵橋，就是高粱地，這是比較妥善一點的所在了。大家聽到妥善的地方就在眼前，誰也不肯落後，一窩蜂的擁了上前。一部分人感到河岸下面人擁擠，搶不上前，二次爬上河岸去，依然顧了那小小的河堤跑。魏存見到嬌小馬站都還在身邊，叫道：快，快，快！奔了河岸爬下。他口裏說着身子也是這樣的做了。就在這時，隨了吶喊的音，已有一架敵機，轉了大半個圈子，由河對面飛着。發狂的下一怪響，斜着滾球，向河岸這邊直撲過來。估量那高度，總還不到十丈。只見它把翅膀抖了半響，雄

在難民的頭上卜卜下，就是一陣機槍掃射。在河岸下的難民，看到飛機來了，沒有一顆敢存活的樣子，

飛在地上的。除了一部分人，慌着向回頭路上跑之外，多數的人，還是對準了飛機直奔。因此敵人的飛機，在頭上掠過，立時有三二十人倒地。它並不罷休，繞着大半個圈子，飛了回來，又追着一架飛機。

接連撲了三次，才揚着飛機飛走。看着沿河岸和水邊，總有五十人開外圍在地上。那些沒有敵人的時候，此時也一個個嚇呆了，只是站着，翻了兩眼淚。敵存引着小馬到碼頭前走，一面招呼船上的難民，快些逃命。有幾個答應了，嗚嗚兩聲的，却是不肯動脚。敵存道：我對各位說了，總算盡了我的責任。各位不走，敵機二次再來，那就不好辦了。口裏說着，人還是向前走。到了那大鐵橋附近，倒正是一條河口，有兩隻木船，輪流的向對岸渡人。敵存走到渡口上時，正好一個老頭子放了一隻空船過來。在岸上候船的人不容分說，一擁而上。老船夫手裏拿了一根木篙子撐住了岸，昂着頭喊道：各位，我是拼了老命來擺渡的，每位得給我五毛錢。收足了錢，我才能開船。真是空着手送出來的，我也不想拿。不顧各良心。敵存道：老人家，你快開過去罷。你聽聽也嚇的，飛機又來了，一個炸彈你我全完。我這裏三個，先給你兩塊錢。陳老先生隨着敵存之後，也擁上了船，叫道：我大小十四口，先給五塊錢。快開船罷，飛機來了。說着，一個個。擁上船來的三十多人，殺了狂似的，又跳上岸去。只有敵存注



侯和陳家一家沒走。老船夫喊道：各位上船，我不要錢渡過去就是了。那大鐵輪轉了，走不得。這是地  
上岸去的人，四馬亂跑，那個理他。老船夫因陳老先生跳着腳催開船，只好一窩子點開。船到河心，也  
看到兩架飛機，順着河沿向上游飛去。陳老先生在船前裏，無處可躲，低着頭，緊緊閉了眼睛，所幸五  
六分鐘，船已到了岸。就存塞兩元鈔票在船夫手上，帶着劉媽小馬先跳上岸。這次陳老先生倒不急於要  
走，催着家人上岸，自己左手夾着小鴉子在臂下；右手伸到懷裏去作個掏錢的樣子。見人都上岸了，向  
船夫一抱拳道：掌櫃的過一回渡，五塊錢，真太多了，我給你一塊現洋罷。我比你還可憐，什麼錢光了  
，你行個好罷。老船夫丟了錢子，扯住他一隻袖子就向岸上拖，叫道：快往高粱地裏鑽，飛機來了。陳  
老先生回頭看時，一架敵機，正飛在鐵橋頭上，側了翅膀，卜卜卜的向着在橋上爬行的老百姓，一陣狂  
烈的掃射。那橋上的人，隨了這機關槍聲，陸陸續續的向橋洞滾了去。也許飛機上的人，覺得這是一  
個很有趣的玩意，飛過了那橋之後，轉了翅膀，再飛過來。陳老先生兩手緊抱那箱子，將頭伸向前邊  
鑽。雖然不時是動不動走不動的人，這時也不解什麼緣故，像個回轉去了三十年，一陣風似的，動上了  
岸。這裏除了一條窄窄的人行路，就是高粱地，老先生直跳入高粱地裏去，就將身子低低的在高粱莖子  
的深處掩藏着。一面抬頭向天空裏張望，一面聽向那飛機聲的動。也不知飛機聲有多少動，

却聽得高粱地外面，有許多人說話，伸頭一看，家裏人全站在河岸上。小孫子跳着叫起來道：爺爺出來了，爺爺出來了。老先生倒不理會家裏人，彎着腰只管向河岸下尋找了去。大先生搶過來攙着道：你又找什麼？小箱子在倉下夾着呢。老先生道：上岸的時候，我掏出一塊錢來給船錢，丟了。我出來，給那撐船的老掌櫃罷，那人心眼不壞，把我拖得高粱地裏來。那老船夫正站在身邊，笑道：老先生，您不用找了，那塊錢就算我拿清了。您走罷，這地方危險得很。饒存也站在河岸上看着的，忍不住插嘴問道：老掌櫃的，你爲什麼還不走呢？老船夫道：您聽，鐵橋是爬不過去。北岸上向南岸逃命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我爺兒倆要不在這裏被淹，得陷死多少人？我一輩子都靠着擺渡過日子。過渡的人，養活了我一生，到現在大家正要渡船的時候，我怕死不幹，我良心上說不過去。他站在太陽地裏，拾起那熟黃皮層的右手，伸出一個食指，對着天上指着道：我要對得住我的良心。各位走罷！高粱地裏有小路，先向西，後向南，可以找着到楊柳村的運河，上濟南，上太原，請咱們的軍隊打回天津來罷。對岸又有人等渡過河了，再見罷。他說着話，已經走上河岸，跳上船去。陳老先生不住點着頭道：君子人也。談話時，船夫一篙子點開了船。陳老先生拾起一隻手招着道：老掌櫃，我還沒給您渡錢呢。船夫在河心裏笑道：老先生，您一家幾十口逃難，帶着路上化錢。老先生手裏拿了三張鈔票，舉在空中搖幌着道：錢我都

拿出來了。將來我回天津，再請您喝三杯罷。魏存看河那邊的人越來越多，目標顯然，對河那邊望望，歇了一口氣，對劉媽小馬道：走罷，總算逃出虎口了。在高梁地裏約莫走了兩里地，魏存又忍不住停了腳步，回轉頭來，向天津市區望望，見高高低低的樓房，依然在半空裏挺立着，黑沉沉的一片屋脊，無窮無盡。不覺贊歎了一聲道：偉大的天津！劉媽接着這句話，哇的一聲哭了。魏存道：你哭什麼？現在沒危險了。劉媽坐在一叢青草上，將她夾出來的一個布包袱打開，指道：你瞧，這裏是些破衣服，破襪子，我打算扔了的，怎麼會把這個帶出來了？我的箱子，我的動用東西，全丟了。十幾年的心血，全丟了。魏存見小馬提着一隻柳條籃站在一邊，因問道：你帶着什麼出來？小馬彎腰打開籃子看過了，嘆着道：什麼也沒有，就是張先生一雙新皮鞋。魏存再檢點自己，只夾了一隻大皮包，不由昂起頭來，哈哈大笑。張老先生隨着一羣難民，也跟來了。望了他只發楞。大先生便道：張先生笑什麼？我們完全出了險地了嗎？魏存笑道：我笑我們送了日本軍閥一份好厚的禮物，連劉媽小馬都為了一點份子，你是不必說。一羣說的，向日本軍閥送禮？很粗率的聲音，由高梁地裏發了出來。隨着聲音，走出一羣兵。草綠色的軍帽，背包，水囊，子彈帶，手裏拿着步槍，是假武裝。都是飽壯的身軀，二十來歲，臉皮紅紅的。胸前懸了證章。魏存倒是愕然。其中一個向大家帶了笑容道：同志！你們不要以為日

本人這班一來，就把天津拿去了。他們拿不了，天津永遠是我們的。我們由南京來，就是替同胞奪回天津的。魏存定了定神，覺得他們雖是突然出來說話，完全是善意的。因問道：武裝同志，是中央××隊嗎？他們笑着沒答復。魏存笑道：老先生，聽見嗎？中央軍來了，您那房屋丟不了。只要我們有武力，日本在東北就站不穩。他站不穩，我們隨時就可以回來，天津永遠是我們！的大家在大砲聲響下過着兩天生活，誰也沒聽過一句壯胆的言語。這時大家看看服裝整齊的中國軍人，聽了很可安慰的言語，於是彼此相顧微笑。在城梁荷上面，望到不盡的屋樑，各人心裏想着天津是我們的！天津永遠是我們的！

續編

十三 海峽殖民地

1104





衫的人，圍了圍牆在吃酒。也打八馬，我命的喚喚，後面手指點點，有人在路邊。第二個朋友道：我聽得他們，這是幾位作進口貨生意的。請你站起來，這裏又鬧得很，我告辭，要回寓所去了。朋友們知道他感觸良深，也不強留。倒有一個朋友陪了他離去。左邊馬路此時，見幾邊巷口上，四個婦女，站在當面，做了乘涼，橫槍了去路。感覺他體有些阻礙，却有一陣汽車喇叭聲，響到了跟前。這時，一輛油亮的維維型汽車，停在路心，立刻有七八個雜黨人，圍了汽車，佈步哨。那轎子被推到汽車門邊，車門開了，車燈亮下，看到出來一位婦人。但見那長衣，光彩奪目，看不見其它。那婦人下得汽車，便跨過了橫江，坐上轎椅，她一步未移，三個轎夫，抬着轎子，一個隨在後面，一個向巷子裏去。放也有的燈籠人，有的提了馬燈，有的亮了手電筒，一半在轎前開路，一半在後面跟隨。漸漸清去了，還存幾友人拉着轎，老車在遠處站定。這時才慢慢的走進了那巷子。巷子是人家拍圍圍牆火成的，倒也綠森森地，映着天上的月亮。那轎子去遠了，巷子裏很靜淨，却聽到嘩啦啦的洗牌聲，在兩面花園裏放出。朋友笑道：你看這巷戰如何？說存笑道：隔巷對峙，夜戰正酣吧？二人說笑着，慢步向前走。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迎面而來。先是一盞燈火之光湧入眼簾。隨後便看到一乘涼轎。正是剛才去的那婦人，她又轉來了。這巷子頗窄，只有三四尺闊，兩下相逢，無可讓的。那朋友警

竟，將背倚牆站下，儘量的讓出空間。鏡存初來此地，不會懂得規矩，只站著路偏一點。那邊友閃雷式的行路，輪前的類裝人，已湧到了面前。見鏡存直挺挺站著，一個拿手電筒的，兩手用力將他一推，嘴裏喝聲。鏡存出於不意，早被推着向後一歪，腳還不會站穩，樹幹式的轎子又衝了上來。一轎杆飛砸在鏡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伏腿木麻了一陣。朋友見轎子和人，如飛的去了，便跑來攙他。鏡存扶著牆，慢慢爬起來，笑道：不要緊，跌撞一下，或傷處不到我們這戰士。我是沒有想到今晚還有巷戰。稍微提防一點，也不致於敗在他們手上。然而，今晚這二週紀念，是太丟人了。朋友笑道：不要緊。軍家也無常勝之理。鏡存哈哈的笑道：敗了！敗了！十分鐘後，他們走出了巷子，行到一個小山坡上。月亮大半輪，掛在藍色的夜幕上。看見四週的樹木樓台，都罩在水一般的銀光裏。鼓聲，箭聲，箭聲，箭聲，響伏也喝聲，這裏都沒有了。因為那鄉鎮的燈火，遠遠在兩里路外，散佈在山崗的月光裏，上上下下，成了昨夢的金像。那燈下人所作的罪，也就覺得很渺小可憐了。朋友道：你看什麼？鏡存道：我想到去年夜襲源浦的時候，回陣山上，看著燭敵人的無邊野火。朋友默然，沒有作聲。却聽到山林子裏，杜鵑排命的叫聲，「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鏡存道：這日子還有杜鵑鳥叫，連裏天氣是不開。朋友笑道：也許是爲了你吧？鏡存沒有作聲。抬頭望著天上明月。

亮。晴空非常乾淨，沒有一片雲。那月亮像一面鏡子懸在半空裏。四圍的山，懶洋洋地帶了一身的樹木影子，隱伏在月光下。蟲子在深草裏，吱吱唧唧叫着。兩個不作聲的人，或影在月光照在板路上，反是十分寂寞。饒有覺得今年今夜，雖沒有前年夜間，慌亂與恐怖，也沒有去年嚴肅與緊張，可是精神並不安甯。他久久望了月亮，心裏想道，你照見過前年今夜的巷戰，照見過去年今夜的巷戰，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戰的巷戰。一切歸不過你，你知道人世間是怎麼回事。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初版

# 巷戰之夜一冊

每部定價國幣拾圓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  
所有  
必究

著作人 張

發行人 陳

發行所 南京新報重慶社

印刷者 南京新報重慶社印刷部

